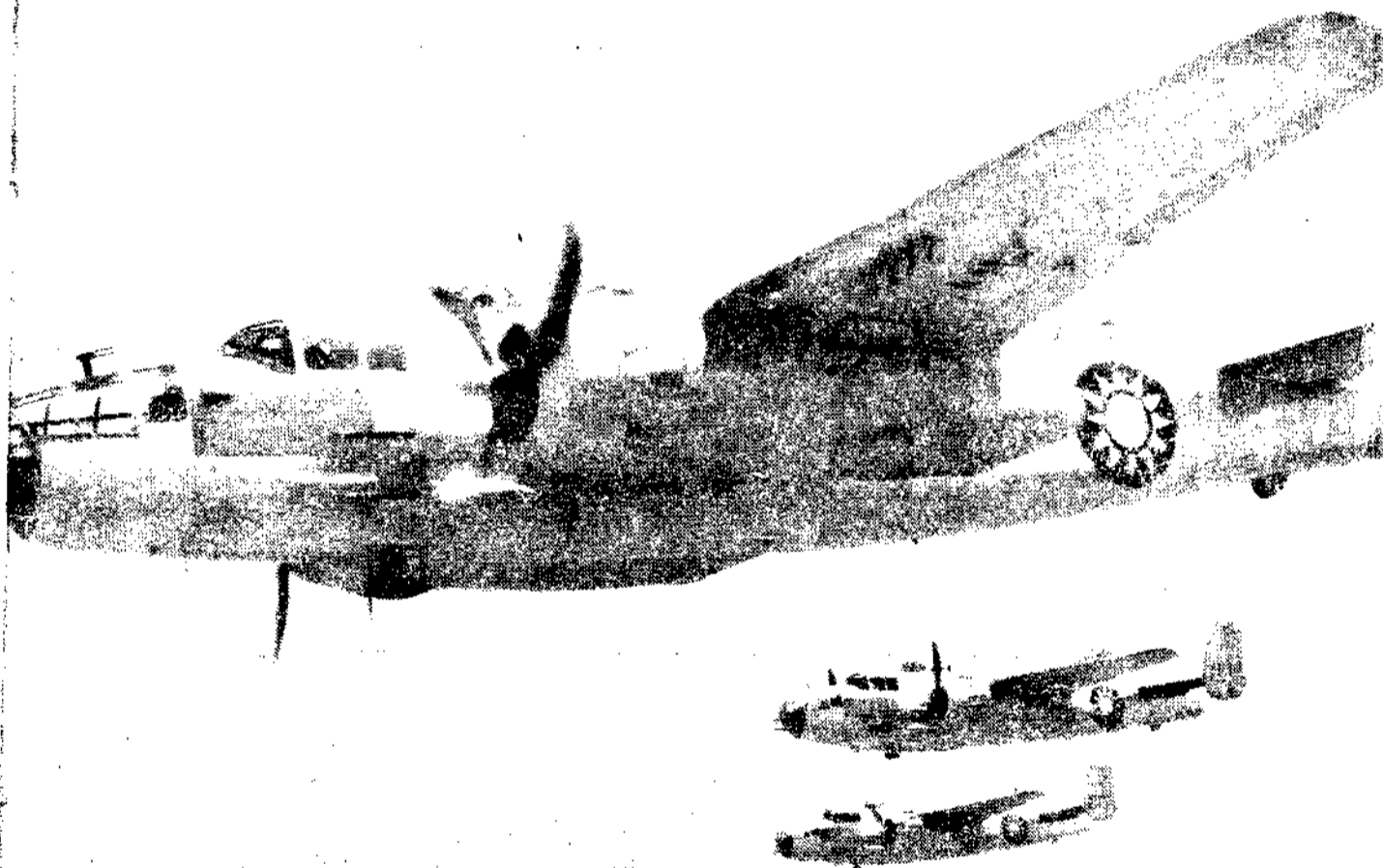


# 軍空的國庫

## CHINESE AIR FORCE



再版訂正本

# 88

B-25 機群翱翔祖國

# 目 錄

	B-25機羣翱翔祖國天空.....(封面)	
圖 畫	京滬地區日空軍投降一瞥.....廉 風 攝	
	文內插圖十九幅.....	
	航委會周主任至柔視察空軍受降情形.....(封底)	
	台灣是日本的秘密.....鄧 漏 禹 1	
	重返笕橋.....思 誠 2	
	天空是我們的.....羅 思 聖 5	
	被囚在南京集中營.....鹿子夫人 6	
	戰略轟炸(雷炎均少校作).....陳 衛 譯 8	
	鳳凰城.....漏 禹 12	
	P-80流星式飛機 (James Felton 作).....楊茗訓譯 15	
戰 爭 的 回 憶	空軍第九中隊的奮戰.....庸 夫 18	
	第一次隨機出征.....陳 榕 甫 23	
	脫險歸來話戰情.....李 伯 容 27	
	憶空軍破壞交通戰.....師 竹 30	
	旅美來鴻.....大 科 32	
	突擊湘桂北段.....沙 鷗 34	
	我的丈夫萬鈺.....焦 月 仙 36	
	編後記.....編 者 14	

## 中國的空軍

第八十八期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  
卅五年一月廿五日再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東昇里二號

社長：簡 樸

副社長：朱 祖 威

主編人：鄧 漏 禹

編輯：陳 榕 甫

每月十日出版

本册零售一百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預付法幣七百元

總經理：百 新 書 店

總店上海四馬路中  
分店上海河南路中

印刷者：美靈登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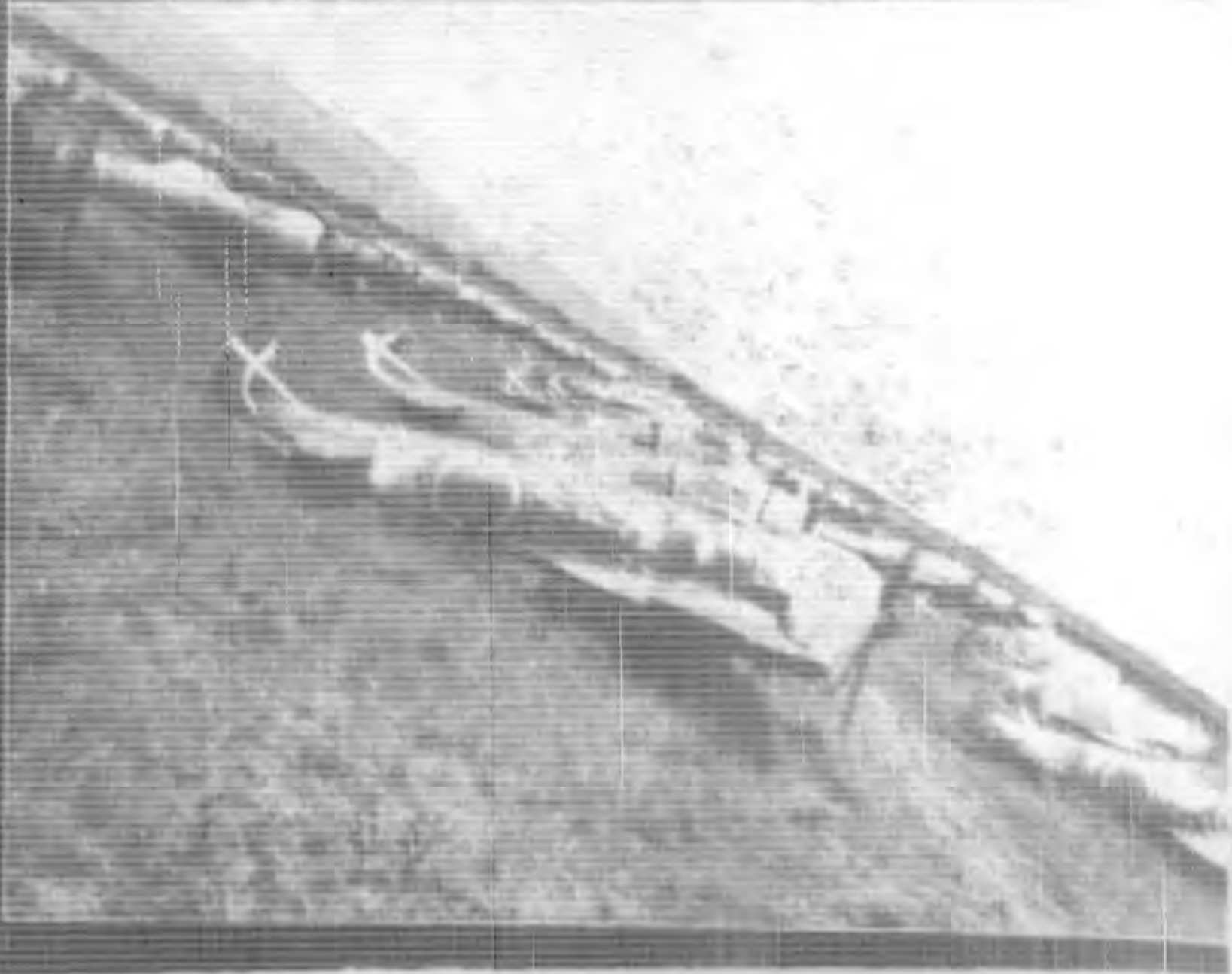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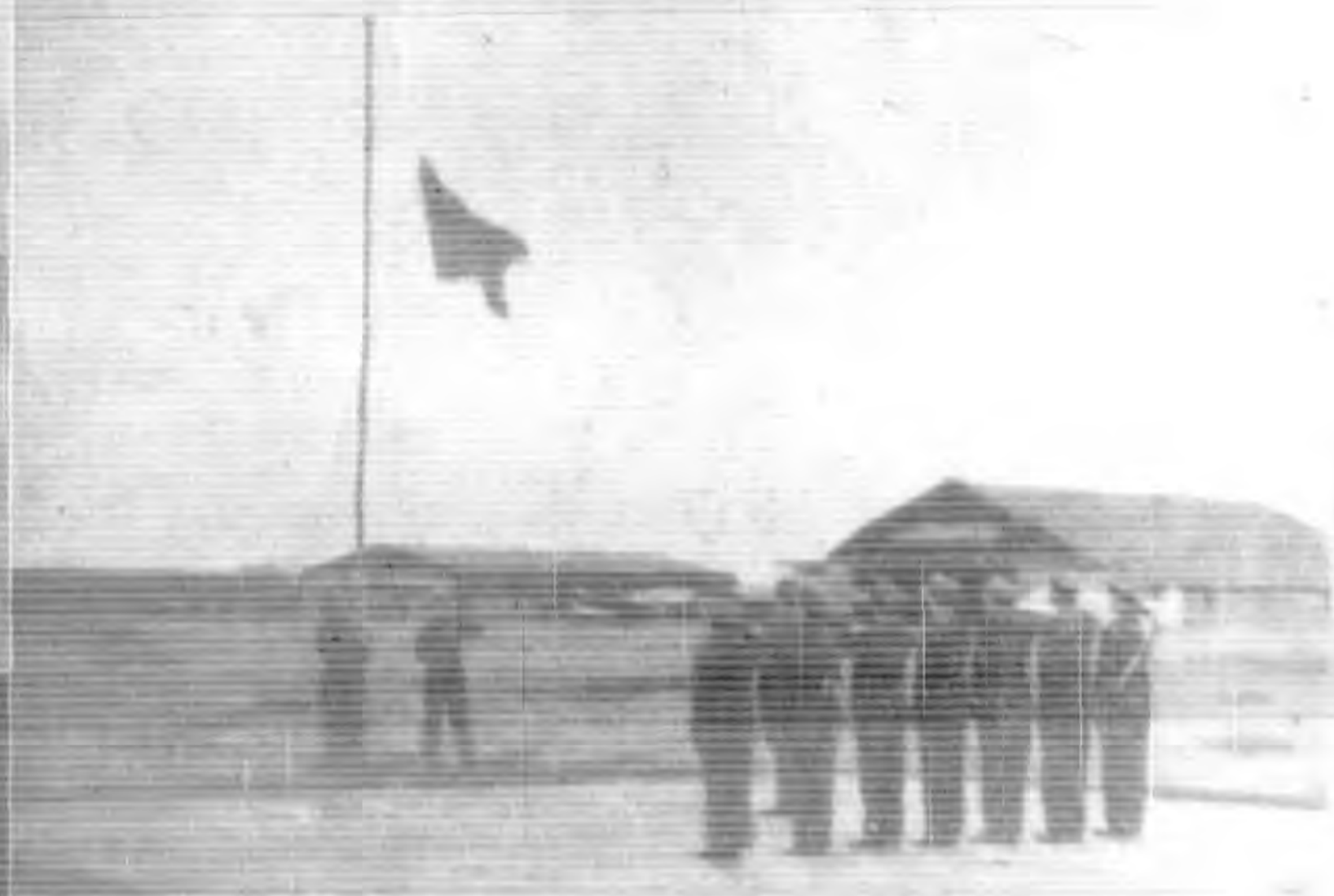
香港路一一七號  
電話一六五五

601835



# 京 區 日 空 軍 投 降 警 一 地 沪

廉風攝



日，物神之拜崇軍空本日爲「鷺荒」  
其將特軍大次家村岡，日之降投軍空  
中與獻其一切機「鷺荒」及假鋼刀佩  
(上)。氏孟廷張表代降受軍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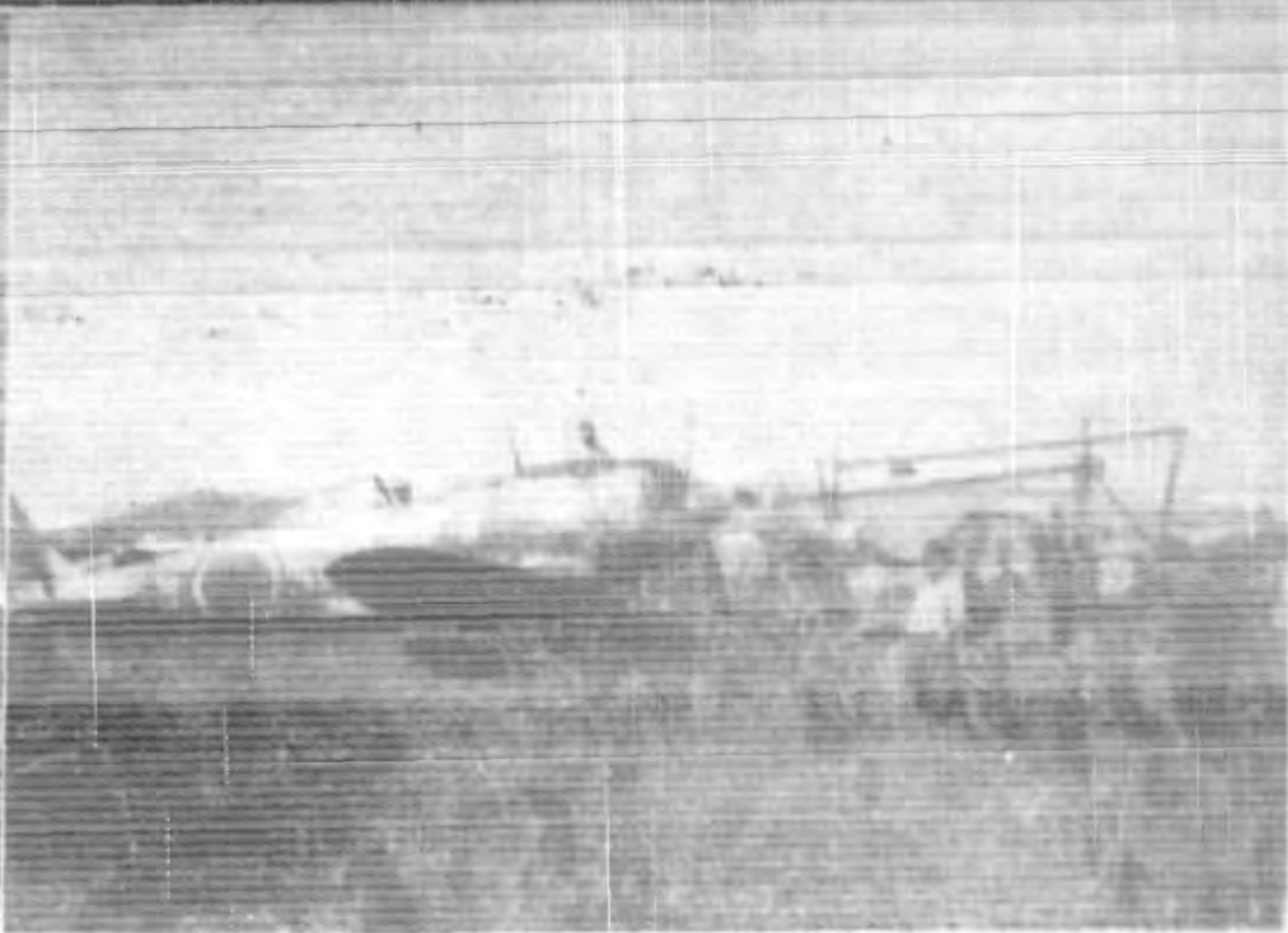
明在，京抵崗桐令司探區地京南軍空  
國而一第之後都首復光起升場殿宮故  
(上右)。旗

(下右)列行機降本日





車 汽 之 收 接



機 鬥 戰 式 零 日 之 收 接 軍 空



前 羣 機 日 降 投 於 揚 飄 旗 國



機 擊 爆 式 九 九 日 之 收 接 軍 空



話 訓 軍 日 向 員 人 收 接 軍 空



油 汽 之 收 接





敬致手舉官軍收接我向員人軍空日中雨苦風凄



兩國日空軍夥伴一笑一擲。(左)



別告機該向氣喪頭垂員人械機其後收接被機日



材器運搬軍日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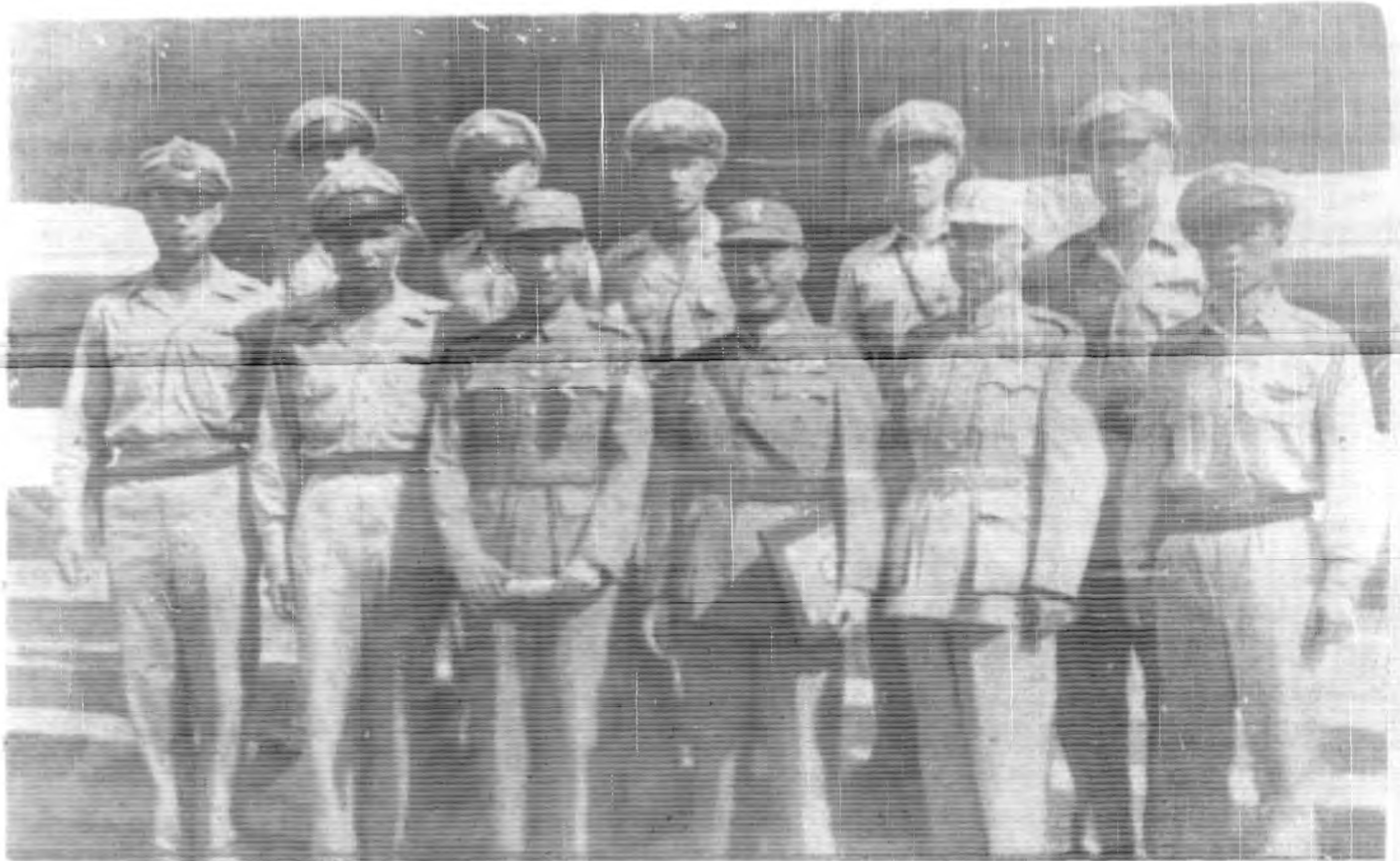


彈箱收點



。性機查檢，那款官軍日命，下之現處物時員人費我我我





空軍南京地區司令孫桐崗氏(右)  
杭州地區司令蔣翼輔氏(左)  
點收通訊器材



點驗高射機槍



空軍上海地區司令章傑氏



# 台灣是日本的秘密

鄧 漏 禹

台灣在敵人的皮鞭下昏睡了五十年，解放後的今天，空軍的先遣部隊首先達到了這裏，升起了國旗。

這是日本人譽為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日本投降前，它是一個秘密，中國人和美國人都對它高深莫測；日本投降後，這個秘密應該揭穿了；然而由於日本人迅速地毀滅罪行，迅速地隱藏一切值得研究的文件和設備，台灣仍然存在著許多日本的秘密。

防守台灣有日本陸軍約二十萬，飛機九百多架。

九百多架飛機中有教練機三百九十架，民航機二十二架，運輸機三十三架，實際上僅有五百架作戰飛機，這是一個秘密。

台灣各機場建築雄偉，柏油水泥裝飾的跑道，既寬又長，台北新竹台中高雄基隆嘉義花蓮臺南屏東等幾個機場，各有鋼骨水泥的棚廠，每處能容納五千架，如果拿通常的人員與飛機的比率來計算——二十比一，我們估計這裏應該有飛機二千架。

而且，作戰機數與補充機數也有一定的比率；由於台灣要自成一個作戰系統，補充機數可能較一般為大，假使估計這裏有五百至一千架的補充機總不會太多！

飛機中有相當數目的教練機，這是說明日本在這裏有飛行訓練的機構，人員有死傷，不需外面的

補充，這打算，台灣之被譽為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日本人沒有誇張，誇張的祇是今日公佈的相反的數字。

台灣可不可能被盟國海軍包圍，切斷它和日本本土的交通？台灣孤立作戰能支持多少時候？日本人自有計畫，我們雖然不知道這計畫的內容，但我們相信，最低限度不會少於一年，那末一年中應該準備多少作戰物資，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然而投降以後，台灣的航空器材，僅夠在平時供半年訓練的應用，這又是一個秘密。

從飛行員口中得到的報導，每次出擊日方的重要基地，高射砲火非常密集，台灣自不能例外；可是光復後的台灣，每個機場僅有高射砲數門，這個數目也不標。

同時，根據多方面的情報，日本人把很多的武器運藏在山中，究竟有些什麼組織，現在還不能明瞭。我們如果把毀滅武器和隱藏武器合併觀察，那隻陰謀的尾巴，已經很明顯的露在洞外了。

日本人這種舉動，在麥克阿瑟沒有達到東京以前，他們就在把武器轉移到地下，隱藏起來，在中國內地，也有過同樣的情形，他們在投降簽字以後，還在大批地毀滅武器，隱藏武器，單就南京來說，國軍沒有達到的時候，市民常見日軍用多數大卡車載運軍用品，在街頭馳過駛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

了。

在日本本土，他們隱藏武器，是準備把國武的軍國主義的精神，由公開流佈變成秘密的活動，以便將來抓住機會，再扮演侵略的角色。

在台灣隱藏武器，也是具有同一的意義，而在中國人看來，就覺得更加嚴重。

為什麼？台灣在日本侵略之下已經五十年，台灣是日本的保險櫃，裏面有日本視為極珍貴的寶藏；日本不會忘記這裏的豐富米糧，不會忘記這裏的衆多糖廠，不會忘記這裏的戰略地位……

新加坡日軍投降的時候，板垣就說過這樣的話：二十年以後，他會再回到新加坡來。二十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再過二十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還是要挾其侵略野心到這裏來的。台灣的日本軍首領安藤利吉雖沒有公開說這話，然而所作所為較板垣還要露骨。第一，在台灣，現在已有暗殺國的組織，是日人在那裏操縱，準備暗殺我軍政人員，造成混亂的局面；第二，日本軍官會煽動台籍中國人倡導獨立，第三，許多日本人正在改換中國姓名，企圖能夠長久居住台灣，作陰謀的內應。

我們想，藏匿了軍火，再加上上述的三個陰謀，不是非常露骨了嗎？



# 重返寬橋

思誠

## 記空軍第三地區司令部接收日軍投降

### 一 機場巡禮

寬橋是中國空軍的聖地，雄健的鐵翼在這裏長大，著名的日本木更津航空隊在這裏被殲滅。如今，日本法西斯蒂屈膝投降了。空軍人員又回到哺育他們的母校，是由第三地區司令蔣翼輔氏率領，執行接收日空軍投降的任務。

我們下午到達寬橋就趁着夕陽未衰做了一個巡禮。家教堂從正面一看，完好如初，屋頂鐵塔高聳，走近一看則裏面已無屋頂。寬橋新村之官佐宿舍，全已毀壞，荒煙蔓草，亂鴉斜日，一幢幢的破房子裏猶可聞自來水管之滴水聲音，僅教育長住宅及俱樂部之兩幢房屋還算完好。其旁之學生總隊房屋亦毀十之八九。實習工場則尚完好，裏面也還有簡單工具，日人或亦在此做修理飛機等事。

機場裏面，有日軍所築的水泥跑道長一千四百公尺，寬六十公尺，還有兩條滑行道，和三十個掩護體，那兩座飛機庫房還是完好，裏面停着些日本教練機，但機翼上已裝了彈鈎，大概是用以做效自

### 殺飛機。

往以前志航大隊部的方向走去，遠望房屋依然，走近一看，房屋的樣子已改變了，蓋日空軍會就原址新築了房屋，作為司令部。中央航空製造廠本來在這裏的附近，可是撥開蔓草，只見到一些廠址的痕跡了。

校門上的青天白日徽，曾經一度蒙辱，糊上了一個紅膏藥，蔣司令已命除去，醫務所的房子都已毀了，惟電療室尚存，現在改作氣象台。校園內種的柳樹杉樹，現已綠蔭鬱鬱，有幾棵竟現出蒼老的樣子。

校內惟一完好的一幢房屋是大飯廳，它曾被改作日軍營房，分隔六間，築日本式的牀位，現已拆去一部仍作飯廳之用，以前的廚房，鍋灶已取消，且經粉刷佈置，儼然是很好的辦公廳，第三地區司令部到達寬橋第二天就馬上開始集中辦公，電台也就架好起來，與重慶通報。

寬橋附近的老百姓，看到我們空軍又回到他們那裏，有說不出的喜悅，一位姓王的村民，特贈與了一些筆墨紙張送到司令部，說明這是表示一點敬

日本是一個善於隱蔽的祕密民族，譬如投降之後，表面上作得那麼恭順，好像過去侵略殘殺的並不是他們；這種恭順的後面隱藏了一把利刃，要提防這把利刃無情地刺過來。日本又是一個善於利用狡詐的祕密民族，譬如當年在南京的藏本事件，他能巧妙地製造挑釁的借口，使不是局內人如墜五里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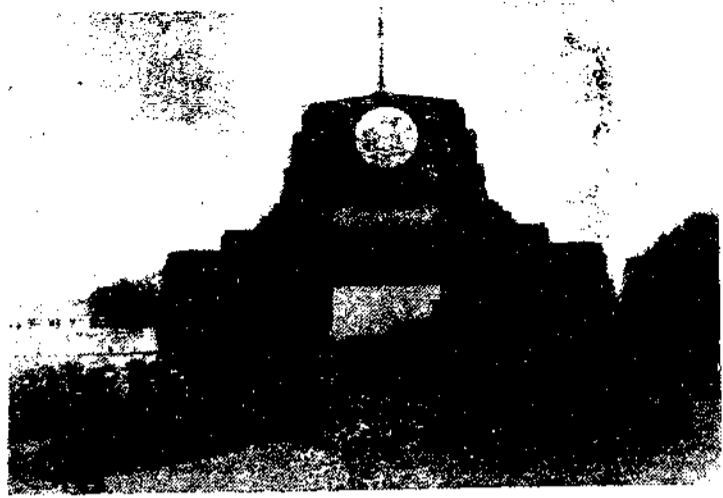
如何消滅日本在台灣的祕密，是今後治理台灣的工作中心。

台灣是中國的土地，除了極少數的馬來種土著和日本人，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在日本的壓力下過了五十年，這五十年是一段蠻長的酸辛痛苦的日子，當他們重新投到祖國的懷抱，從歡迎內地去的軍政人員那種熱烈情緒看來，他們對祖國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希望從此脫離苦海，作一個平等自由的中國人。爲了要滿足他們的期望，爲了要填補他們五十年來作奴隸的痛苦，爲了要使他們成爲一個消滅日本陰謀的戰士；政治開明，根絕貪污，是兩個重要的法寶。

五十年亡省的時光，使許多五十歲以下的人或是忘記了祖國，或是對祖國的認識模糊不清，有的竟說「我是台灣人」，他把中國日本和其他的國家一律看作外國；這是要借助於教育這個法寶。

馬來種的土著雖是這裏的少數民族，可是存留下的民族仇恨並不太少，最初，是荷蘭人在這裏撒下一把不快愉的種子，這是和許多國家開拓殖民地一樣，對土著使用同一的辦法。鄭成功，雖然驅逐了荷蘭人，可是不愉快的種子並沒有停止播種，清康熙年間那一場漢滿人的混戰，雖然對手不是土著





彈庫。他們很願意來做些工役的事情。隔日就有四位村姑，自願的來替司令部工作人員洗衣服。有自來水池旁笑語盈盈，興奮地工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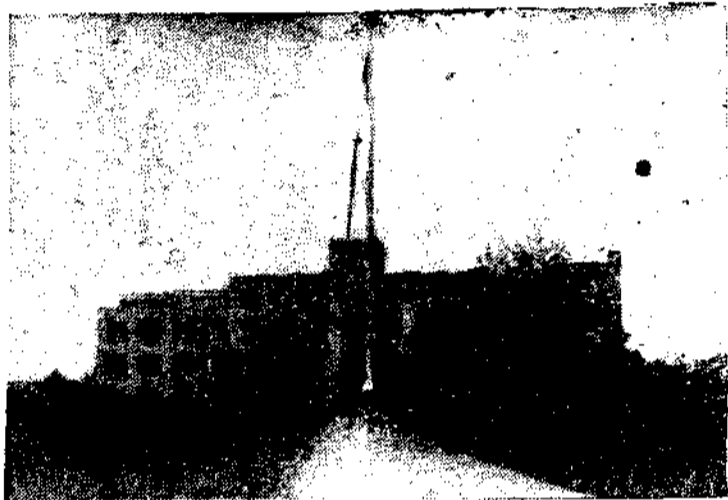
## 二 制服了日空軍的技點

八月二日上午七時，日方空軍負責人入來少佐到司令部求見，蔣司令接見於他的辦公室內。入來少佐係蔣司令官奉命接降寬橋日空軍之指定的日方負責人，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矮小，僅及蔣氏身長三分之二，臉上鬍根甚粗，雙目灼灼有光，見蔣氏時，鞠躬至為恭敬，現任飛行場大隊長，係機場地勤部。借來者尚有飛行中隊長岡本少佐，為日空

意，他說半山公墓是很完好，日軍也未會有什麼；前山裏面的土坡下，日空軍會建築了二座水泥油

軍中最年輕之少佐。在中國戰場到過很多地方，去年的中原會戰和湘北會戰都參加，今年湘西會戰中，於四月二十七日曾與漆有青天白日徽的日機交戰，當被擊傷機子，幸得逃回，七月中旬，他駐衡陽，在湘江游泳時亦曾被日機掃射一次，幸未殞命。

入來報告，寬橋日空軍計有，二二一飛行場大隊，一六〇飛行場大隊，五十四獨立飛行中隊，一二〇整備大隊（係機械修理人員）。飛機有三十六架，三十架係教練機，六架係直協機，（陸空聯用的），這些飛機均可掛炸彈，原來係防範美軍在舟山羣島登陸用的。並報告寬橋附近的幾個補助機場裏的東西都已集中到寬橋。



僅存之架屋之故堂

蔣司令官限令他從速將簿冊清單送部，接着就談一些關係接受日空軍投降的步驟。蔣司令官把預定把預定的計劃

，但土著也受到了迫害；甲午之役以後，日本人對土著採取高壓手段，乾脆要消滅他們。這些歷史的仇恨民族仇恨，深深地印在土著人的心上生了根；所謂「熱番」，已經習慣於忍受，可能是一顆延期性炸彈；而所謂「生番」，他們躲在山中，看見日本人和中國人，就抓來連皮帶血吃下去。台灣光復了，是中國人稱羣觀天日，對於土著人，也要使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活，教育他們，領導他人，根據民族主義的信條，使他們走上高度的自治。

至於日本人，要把他們全體撤去，揭發一切化名隱匿等狡詐企圖，澈底地驅逐出境。

祇有在「人」與「政策」方面努力，才能把台灣在日本人的秘密下拯救出來。

先就口頭告訴他一些。

入來表示願意把航空器材交與中國空軍使用，而且負責完整交出。另提出一要求，在南京投降簽字未舉行前，關於機場的警戒希望還由日方負責，並稱負責日方人員亦須留在機場，以保管所有的器材物資，蔣司令以我方陸軍部隊尚未到達，即允諾所請，並着彼妥善保管物品。

九月五日以前的幾天內，入來少佐，表示着極端的誠懇，強調着願意投降於中國空軍，在投降手續未定前，他不願意離開機場，如有其他部隊侵入機場，為保護起見，不惜衝突予以拒絕。他又說現有日空軍的機子歡迎司令部的人試飛。

蔣司令會洞悉他的用意，答以「考慮」保留一等字眼應付他，一方面根據他的預定步驟，向日方索取簿冊文件，一方面注意日方的行動。

九月五日第三戰區韓副長官德勤，率領第三戰區杭區前進指揮所工作人員到達杭州。當天晚上入來來訪說，現率第三戰區備忘錄，通知日方關於寬橋機場降落事宜與第三戰區方面。事實上蔣司令官，已於當日下午造訪前進指揮所，與張參謀長世希商談過了，遵照中國最高軍事當局的意旨辦理，並說明我方接受步驟：(一)先接受機場警戒，(二)接收次序為飛機，油彈，高射武器，車輛，機場設備，(三)接受完畢，日方人員即離開寬橋機場。明晨入來少佐就接到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將的第七號備忘錄，通知於九日六時在寬橋機場由蔣司令官接受日空軍投降，並稱機場警戒亦由我二十八軍二九三團接收。

入來接到備忘錄以後，他又有古怪的花樣來了。即日他見蔣司令官稱，他們日本空軍不受陸軍指揮，現他們還沒有接到上級的命令，不能遵辦，而機場警戒部隊，亦請暫緩開入，否則如因貴國部隊開入機場而發生戰事，亦在所不惜，他又恭敬地行了一個鞠躬退出。

蔣司令官明白這個花樣，現在陸軍部隊即已到達，問題自然容易解決一些。於是他要鄧參謀長通知入來，一切照本部既定步驟進行，如有延誤情事由日方負責。自己就進城去與前進指揮所張參謀長商談了一個辦法。當晚住在杭市寓所。

已經是深夜了，入來到司令部去見鄧參謀長，說明日方現可以照第七號備忘錄進行，鄧參謀長表示司令官現住杭市，要入來少佐自己去通知。於是入來只得當夜進城晉見蔣司令官稱：一切遵照蔣司令官的辦法執行。

### 三 定海之行

八月上午我們陸軍部隊已抵機場外圍，清晨，蔣司令官即偕同二十八軍文參謀長和二九三團陳團長到寬橋機場，與入來少佐商談接收機場警戒的事宜。我陸軍部隊於是日進駐機場接收東部機場之警戒，次日則全部接收。

在蔣司令官送文參謀長以後，定海日空軍飛行隊龍中大尉，飛了一架輕轟炸機改裝的運輸機到機場落地，要請司令官到定海去看一機場，和商量海軍航空隊接收事宜，蔣氏稍考慮一下就答應了。

「請準備一下，大約要多少時間。」

「十分鐘！」蔣繼續他未完的工作，並跟鄧參謀長說：「今天下午五時前一定回來，注意時間。」

連中飯也沒有吃就走近那架日本飛機去。

「司令官閣下，不帶隨從嗎？」

「不必帶的！」蔣氏以從容安閒的聲音回答，他很清楚定海這個島上，還沒有一個國軍到達，他將是八年來第一個回到定海的軍人。

飛機將到達定海機場，龍中大尉表演了一下飛行技術，做了一個急轉彎，又接着一個六十度的側滑而落地，下機後走上跑道，道上有許多看得出是被炸後填補出來的，他含笑地安步而行，這裏他是舊地重遊了，民廿三年在陸大畢業時曾在這做過野戰演習。

龍中大尉以過分的謙恭讓他進了一所整潔的屋子，裏面却站出一位頗負盛名的人物出來了，藤次大佐——這逆精衛的老朋友，會充當汪的海軍顧問。

有水陸兩個機場，海邊停着兩架水上零式機，這裏也有地下飛機庫。



和空軍顧問，蔣氏約略地問了一些定海的警備情形，就開始與龍中大尉一起出去勘察機場。這裏地方雖小，却

看完機場以後，回到休息室裏，藤次大佐，佩着軍刀踏着鴨步而來，表示要一盡主人之誼。當蔣氏在寬橋機場落地的時候，還祇是下午四時左右。司令官的工作人員，因他此行而工作精神更形興奮。

### 四 迅速的接收工作

機場警戒全部接收於八日的清晨六時，在寬橋機場的飛機庫前，雙方負責人員，分列兩隊，對面而站，日軍舉手敬禮。首由蔣司令介紹各部份負責接收人員，日方則由入來少佐介紹，旋即根據所呈





(氏蔣爲人一第立左)作工收接查檢官司令蔣

表冊，各部份人員分頭接收物品。空軍飛機，由楊科長受之借參謀錢敏，方明二人接受，計九八式直協機六架，爲下單翼雙座機，有四百五十四馬力之發動機一具，巡航速一九〇公里，垂下速爲二八〇公里，前座有固定機槍一挺，後座有活動機槍一挺，機翼下可掛彈五百公斤。九五式教練機卅架，爲雙翼單座，巡航速一五〇公里，下速一七〇公里，可掛一百公斤炸彈兩個，翅翼上的紅膏藥，日軍已先塗去，全爲綠色。日方並試車一次。

接受炸彈有大小兩千餘枚，汽油滑油四百餘桶。日軍在牛山所築汽油庫與彈藥庫兩座，甚爲精緻，山洞係人力所挖，內形整齊，用水泥修築，有排水溝。門口均有堅固之掩護體，蔣司令官見之亦頗贊賞。

十日下午繼續接收車輛，高射火器，通訊器材

等等，由蔣參謀長主持。所交物品大體上看來是完全的。有些物件可以當時試驗，有些物件則須日後才能試驗。日方並願意留下少數技術人員與我方逐件說明。在九月十二日前，日方即全部遷出機場，到杭州西湖的裏湖集中，地區司令部亦於是日遷入前日軍司令部。這裏的接收事項已大體完成，進行

## 天空是我們的

羅思聖

尙稱順利，而日後的整理則須化一些功夫。司令部工作人員到了寬橋，一直在緊張的工作中間，雖然頗有人懷念着西子湖的景色，可是爲了完成任務，祇得「一任秋光老去」。

九月十二日於杭州

天空是我們的，  
我有翅膀，我有舵，  
就像小鳥兒一般地自由飛翔，  
不分境域，不分界限，  
飛過青山白水，飛過綠油油的草原。  
這是上帝給我的權利，  
只要我能飛，  
誰也管不着！

x x x x x

天空是我們的，  
在海上飛，在雲裏飛。  
就像騎着大馬在沙漠中一樣地奔馳。  
不怕海濶天空，山高水深，  
掠過波濤，衝過雲絮，  
這是天賦給我的技能，  
只要我能飛，  
誰也管不着！

x x x x x

天空是我們的，  
流着血，流着汗，  
我在祖國天空的懷抱裏長成的，  
爲民族，爲國家，  
越過大小城鎮，粉碎敵人的陣地，  
這是國家給我的使命，  
只要我能飛，  
誰也管不着！

x x x x x

天空是我們的，  
高空飛，低空飛，  
憑展雙翼任我飛，  
不計遠近，不分晝夜，  
一冲天，一鑽地。  
這是父母給我的體力，  
只要我能飛，  
誰也管不着！

一九四五，四，廿八，漢中。

# 被囚在南京集中營

鹿子夫人

## 跳傘越南山中幾遭虎食

### 官階手槍毒藥皮鞭是敵人威逼利誘的武器

### 帶回來一件血跡斑斕的外衣和幾乎殘廢的身體

兩年前，中國的新空軍正在組成中，還沒有足夠的裝備，不能單獨負擔較重大的任務。一部份優秀的飛行員就撥到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服務，協助美空軍作戰。這些飛行員在十四航空隊中曾創造許多輝煌戰果和可歌可泣的事蹟。

是天氣晴朗的一天，昆明附近的十四航空隊總部接收了安南海防機場停留日機三十多架的情報，當即派出轟炸機，轟炸機二十餘架前往襲擊。三位中國轟炸隊的飛行員被派負責掩護轟炸的任務。中國空軍第三大隊撥往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陳炳培就是三位飛行員中之一。

這次出擊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沿途都沒有遭遇到敵機襲擊。抵達

海防上空，轟炸機開始投彈時，敵機才起飛迎戰。在混戰中，陳炳培捉住了一架零式機，把它擊中起火下墜。

他正在注意那架起火的敵機，猛不防右後方又來了一架敵機向他襲擊。他發覺後準備躲閃，子彈已射到坐艙右方，發動機被擊中，右臂也中了兩塊破片。發動機不行了，熱度迅速增高，支持到快要到達國境時，發動機已着火，於是只得放棄了飛機跳傘降落。

降落的地點是越南境內杳無人煙的深山。右臂上的創傷劇烈作痛，血液像泉水似地在湧流。他從襯衣上撕下一塊布把傷口包裹住，休息了一回，然後設法找尋道路。遍山都是叢莽荆棘，好容易才在山谷中發現一條溪

流。他就順着水流方向蹣跚着找尋人家。疲乏了就在溪邊倒下去睡覺，沒有食物，只有喝點溪水解渴。拖着疲乏的身體，忍着疼痛步行了兩天還看不到一個人影。山上猴子多得很，幸而還沒碰着猛獸。

到第三天黃昏，在一個石岩裏發見一隻乳虎。顯然這山上有大虫的，只得提心吊膽的步步為營。

又是一個黑夜到臨了，還沒有找到安全的藏身的地方。正在

徬徨中，忽見前面兩百公尺左右有兩點亮光，黯淡得不像燈火，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他害怕極了，就躡身往附近的樹上爬，幾次都爬不上去。回頭一看，那亮光更近了，他猛的脫了皮



那隻身滿斑紋的大蟲已迫到樹下



鞋，不知是那裏來的什麼力量一縱身就到了樹上。還沒有喘過氣來，那隻滿身斑紋的大虫已迫到樹下，坐在地上的燈眼。他在樹上嚇得動也不敢一動，到力氣快要不能支持時，就把身上的皮帶解下，把自己緊緊地捆在樹枝上。夜漸深，大虫漸漸暴躁起來，眼光更覺兇狠，咆哮得山谷也震動了。直到天色微明，那大虫才戀戀不捨的離開他。

大虫走後，他還不敢馬上下來，直到太陽高升，快近中午他纔下來，依然順着溪流前行。

到第五天，才看見兩個人。他高興極了，馬上跑上前去抱着其中的一個。這兩個都是越南人，驟然受到這麼一嚇，倒下來，三個人滾作一團。大家的情緒平定後，這二個越南人比着手勢叫他跟着走。懷著不安的心情，他跟着這兩個越南人回到他們的家。剛吃完了兩碗稀飯就來了十多個法國人。出發前，他常聽說有戴高樂將軍指揮下的法國人在越南打遊擊。見到了法國人，他異常的喜悅，滿以為可以得到他們的保護，可以脫離這危險的境地。怎知道這些法國人是維琪政府下的殖民地官員，說已經和日本訂有協定，要把他交給日軍。費盡了唇舌，毫無效果，還是被解到日本軍營。

本軍營。  
經轉引渡，他被解到南京的集中營。

這集中營，是江蘇第一模範監獄的故址，共拘留著一千多人。除了五百多四行孤軍之外，尚有我方情報人員，盟軍，敵後抗日軍和各省政治犯。他初到時被監禁在地下室，室內共兩個人，其他的一位是美空軍中尉斯道賽，他是和陳君一起出擊，座機擊毀跳傘被俘的。



來。

受傷沒有好好的治療，營養缺乏，陳君的身體衰弱到極點了。在地下室中幾次昏迷，完全失去了知覺。幸得這位美國朋友的救治，沒有死去。營中食物異常惡劣。美軍人員常得萬國紅十字會的接濟，尚能獲得少許牛乳咖啡藥品以維持健康。陳君就常常這位美國戰士從盟軍那裏捐集食物藥品來支持他衰弱的身體。當營中醫生宣佈他必需輸血才能保持生命時，營中的夥伴們都自願貢獻他們寶貴的血液。他們並經常的自動暗中輪班在他

住處附近放哨，以防日偽的暗算。這是中華兒女的友愛精神，盟友情誼的最高表現。每當他談起這些經過時，眼眶裏就亮晶晶湧出了淚水。

在拘留的期間，日軍時常誘惑他為偽組織效力，以醫治他的創傷為交換條件。有一次，一個日空軍上校親自向他遊說，以空軍少校的官級來誘惑他。誘惑不遂時，則以手槍來恐嚇他，他的心是像鐵一般的堅定，結果又受到了幾次毒打。

利祿的引誘失敗後，日人就打算結束他的生命，在食物中放了毒藥。第一次下藥太少，沒有發命。第二次得營中挑養夫的警告而幸免。

集中營的人犯每天都要到機場做苦工。本年中國空軍幾次襲擊南京機場，他們都會目擊到敵機羣起火焚燒。空襲之後，他們便擔任清理機場的工作，洗擦未損壞的飛機。陳君便乘機指導他們怎樣去實行破壞工作。結果連續發生了幾次飛機剛起飛便失事的慘劇。以後洗擦飛機的工作便不敢再叫他們擔任了。

營中有兩個我方的諜報人員。他們經常的和外間聯絡，並設法給陳君找到一張良民證，準備逃走。不幸被發覺了，他們又遭毒打。

這兩年中他受盡了苦痛折磨，幸



他帶那隻外，幾隻身子，有的血斑和衣的廢乎體的

得難友的熱誠扶助，總算沒有把生命丟掉。

日本投降了，這消息直到八月十五日才傳到集中營裏。大小漢奸都忙於逃命，集中營也沒有人管理。這兩位譯報員很快的就找到了一輛汽車，把陳君送到機場。八月廿九日他乘運輸機經芷江抵達重慶。這位忠貞不撓的空戰健兒又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了！

他攜帶回來的只有那血跡斑斑的皮外衣，和幾乎殘廢了的身體。右臂上的破片沒有取出來，不能運動，因此比左臂小得多。這兩年內他是以左手進食的。據醫生說，倘若得到合適的治療，他的右臂是可以復原的。

中華民族就靠着這些忠誠的兒女把勝利爭取到了。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將長留於中華國民的記憶中的。

本社現已遷至南京白  
下路東昇里二號，凡訂  
閱及投稿等事，請逕函  
新址接洽。

# 戰略與空炸

雷炎均少校於抗戰初起時戰功卓著，後又赴美研究參謀業務，現任空軍第一聯隊副參謀長。本文係渠於一九四四年撰就，譯者以事冗擱筆者屢，迄未蒞事，茲者日本投降，大戰結束，重覽是篇，對照事實，若合符節，特為譯出，以供參考。

雷炎均少校作  
陳 衛 譯

## 目標的選擇

今天早晨，我坐在辦公室裏，突然的聽到一陣轟轟飛行編隊巨大的聲音，在我的頭頂經過。我的心弦，感受一陣尖銳的打擊。這些轟轟負着轟炸日本工業設備的戰略使命，促使日本的戰鬥前線淪於崩潰，而減少我們的損害。由於這種動機，我纔開始執筆寫作這篇文章。由此可以使我們知道，在戰略轟炸中，某種目標最為有利而重要，在我心目中，有幾個概念，或許和讀者的觀感相逕庭，但是，無論如何，我所持的立論是一致的。我的意思，以為半守着呆板的法則，是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我希望能夠貢獻給我們研究戰略轟炸的同人，作為參考的資料，這便是我唯一的熱誠和目的。

選擇直接命中的目標，能使敵人受極度的損害。

參加作戰的國家，必定具有其志願和意義，然後作戰。現代的國家，在戰時，有兩道前線的組織：即是「戰鬥前線」和「工業前線」，如手足之運用，兩者相依，缺一不可而能發生作用的。武裝實力，組成了戰鬥前線，而工業的機構和生產組成了工業前線。縱使戰鬥前線，遠離那個國家的工業前線百哩或者千哩的路程，但是仍然依賴着那遠程運輸的生產前線，無殊於生命之依賴空氣。所以武裝的軍隊，不能沒有國家的工業前線補給的支持而作戰，而武裝軍隊所能給予

工業前線保護存續的時間是有限的。

戰鬥前線是由現代各種戰爭器械來防護的。以今日的日本而論，包括有一百個師團以上的陸軍，還有海空軍的實力。在過去不久以前，很可能威脅我們中國不設防的城市。至於她的工業前線，也不外藉高射砲火，戰鬥機，偽裝或者疏散，這些輕微的防禦方法，與戰場前線，自是不同。而空中武力主要的作用，就是要重大打擊敵人致命傷的工業前線及其他生產的機構。如若這步工作做到，那就可使敵人戰鬥前線，不能避免於崩潰。舉一個例來證明，我們如果否定日本在太平洋所控制的島嶼，不是完全作為掩護遠在離本土的工業前線的話，則戰爭的決定，可以星期計，或



者竟以日計。再舉一個例來說，如若同盟國在法蘭西的戰場和在英美兩國的生產隔絕了，那必然的遭到失敗而得到不幸的結局。

空軍作戰，可分為兩類——戰略和戰術——戰略的效能，即在適當的航程派遣轟炸機出襲德國，和最近用超級空中堡壘遠征日本。換句話說，戰略轟炸是摧毀敵人後方的工業區。至於戰術的空中武力，例如當盟軍登陸法境，協同地面部隊作戰，和轟炸中國戰區各前線的日本交通線和陣地等等，換言之，戰術轟炸是配合輔助地面部隊作戰，以期達到軍事行動的最大企圖。

單獨以空軍力量來取勝，現在還是談不到。可是，由空中轟炸和戰鬥，已經達到輔助戰爭取勝的很大尺度了。現代的陸軍，如果沒有空軍協同，就幾乎不能作戰，這次大戰更足證明。加強了空中的陣線，就等於加強了地面的戰場。若要取勝決定性的會戰而不需賴優勢的空軍，那真是希望幾等於零。我絕對相信，將來空軍會發展到單獨取勝全面戰爭的程度。

空中偵察的責任，是引導空中力量去消滅敵人。尤其是破壞敵人工業前線，空中偵察特別顯得重要。沒有正確的情報，這些任務就不能夠達成。

關於選擇目標和攻擊方式，是如何複雜的一樁事情，歸納說來，以上兩種工作，都依賴着空中偵察得來的情報，一九四三年八月轟炸羅馬尼亞普洛梯梯油田之役，便是選擇目標攻擊的好例子。據我所聞，這任務是在美國華盛頓空軍總部計劃，而在北非執行，距離目標在千哩以上。

事前搜集情報和偵察資料，確盡縝密週詳的能事。關於普洛梯梯油田的設備，四周的環境和通達油田設備的交通道路，無一不詳。供給研究探討的照片，達數千張之多，那些照片，多數是戰前考察隊所攝，或是從各方面採集的，都是由各人自動供給給政府的。先把一個具體的西歐模型建築起來，然後將這地區的照片和圖說，發給訓練攻擊的部隊應用。那些圖形，是由熟悉該國情形的藝術專家作成。透視配景，顯出下面的形狀，使飛行員在適當的高度可以看見，而進攻部隊由此可以飛到那目標的正確點。於是再在北非沙漠之中，複製一個與真目標大小相等的模型作為假目標，而使攻擊的部隊在上空演習起來。整個的演習日程，就在計劃預定的最正確最嚴緊的時間內完成了。這任務是計劃得很好，而且很妥善秘密地執行，沒有一個敵人能察覺得到。當那

進攻的部隊演習時，是在零度的高度飛行，而投彈時恰好和平時二萬呎以上高度投彈一般，於是這套奇襲的把戲，已告初步成功。

在今日，任何戰線，海洋，山嶺，或遠大的路程，飛機可能達到那裏，或是不能達到那裏，沒有一定的範圍；所有疆界的意義，飛機已經把它拋棄在一旁了。因此，無論什麼地方，飛機都能去；飛行員都能見；照相機都能攝；炸彈都能炸。而引導轟炸機去進攻的，空中偵察負了主要的任務，的確，關於敵人內部一切作戰機密，都要盡其所能地探索知道。選擇工業的目標，首先要充分瞭解敵人戰時的經濟狀況和軍事的演進。所有這許多問題，頗為複雜而且新穎，從前沒有做過這步工作的。就是轟炸一個國家，由毀滅了地的作戰資源與軍事實力而使得那國家戰敗。

這些新的科學，是將來與現在戰爭的基礎，也可能是未來所有戰爭的式範。在將來，那擁有優越空中實力者，或許就這樣連續閃擊而變化了敵人，不須屠殺許多生命而消滅了對方的抵抗。預想將來戰爭，會演進到這般情形，那些在地面生產製造作戰器械的機器，却由空中大規模破壞性的機器加以摧毀。

什麼是作戰的機器呢？這是選擇目標的基本問題，如坦克，大砲，飛機和其他一切陸海空戰場所使用的破壞工具，只是這問題答案的一部份，而不算是完全的。歸結到主要的部份，還是那些使得他們作戰實力延續的複雜錯綜的工業組織。如果你能夠瓦解了一個國家補給和支持作戰實力的活動機能，那麼就可以在戰爭中把這個國家擊敗。

這些工業機器，纔真正是作戰的機器。怎樣才可施以最有效的攻擊，這是空中偵察的任務和本能。顯然的，不是所有製造的設備都是攻擊部隊搜索毀滅的目標；空中武力的使用，不可像用一根短棒似的去打擊敵人的工業，而必須用一把長劍似的去直搗他的心臟，直接的使他們感受着最犀利的鋒芒，下面再舉一個例來說。

假如你想要打破重慶防空司令部龐大情報網的組織，那末你怎麼辦呢？你可能試行切斷成千成萬的聯絡電線，或者掃毀所有的電話設備嗎？無疑地你都可能作到，首先你可以研究而探索得到一些扼要的部份，這些部份如果損壞了，結果會使得全部組織失了機動性。在這種情形之下，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破壞防空情報所的信號總機，使所有的電線和電話都失

去了作用。時間短完成快，而且不必費很大的努力和裝備。

因此，怎樣使敵人工業受傷，而產生完滿的效果呢？我們要知道，所有一切的工業設備，不一定完全是與作戰的資源有關係的，與作戰無直接關係的工業，雖然受到大部份的損害，於敵人前線的力量也沒多大影響，所以目標的價值要估定。

### 目標的估價

我們假定，猛烈的颶風正在襲過上海的市空，電話空息了；交通停止了。所有工廠也都停了車，衛生的組織和醫院都在冒險與恐怖之中，所有電力完全陷於停頓；全市便成了黑暗世界。

這一個假定，給予我們有些感想，而料及到被轟炸後日本會受到何種影響？在表面上看來，動力的設備，好像是具有誘惑性的目標。假使將這種情形，轉移到一九四零年德國空襲英倫，當時許多動力設備都炸中了。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比方投了多少噸炸彈，而造成某種程度的損害；可是，英國生產力因此所遭受的妨礙，不甚重大。有了這經驗和見識，對付日本的經濟，並不算一件很複雜而煩雜的事情，同時也不難估定其成果的

可能性。

根據以上事實和見識，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日本的電力設備，可能在兩個星期左右的短促期間，毀壞了百分之九十，同時可以決定成果。如若這種效果發生在大陸範圍，必定遠出入類想像之外。又假如日本所有的電動設備突然停頓了，試想她會遭遇何種情形？不過我們知道在若干時期內，必然可以恢復起來的。所以我要補充一句，空中武力在目前，仍不能夠在一個有限度的時間內，給與敵人一個重大打擊。而零星攻擊，遷延累月，很費時候而又決無成就。假使日本電力設備完全被破壞，但末了的幾個月，他必然的能够恢復起來，而且我相信將有比轟炸以前更好的電力組織。

歸納所有的理由，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敵人的電力組織，不是一個企圖的目標，除非是和其他重要的作業有連貫的。換言之，電力設備是附屬的目標距離主要目標尚遠。

鋼鐵，是工業中的第二個例子，它自己本身不是一個理想的目標，它和戰線隔離得太遠了，從冶煉一塊鋼板的工廠裏，直到出現在戰場前線的一輛坦克車上面，要經過多麼長的時間！的確，這些鋼鐵，除了一小部份

可能由現代工業化的國家直接供給作戰之用外，消耗於其他工業和民間的設備上的，足占了三分之二。因此，可以知道，破壞占全數工業不及三分之二的鋼鐵設備，對於敵人戰鬥力，是沒有多大直接影響的。

交通也是一個易引人誤解的目標。如若沒有交通，工商業都會崩潰，那是必然的。所以交通計劃的進行程序——包括戰時在內——是有預定的。像今日交通工具這樣完備的國家，火車，船舶，橋梁和隧道等等，沿海岸以至洋海，足以運輸巨量人員和物資，具備了近代國家的條件。但是，現在的空中武力，還不能夠徹底消滅敵人的交通。例如鐵路上的火車，給炸毀後，也很容易的恢復通車，與船隻一樣很容易地復航。不是所有交通線上兩個交通點的中間都可以長時間被切斷；而這種的破壞，是含有時間性，時間過去了就失却作用的。因此，交通像鋼鐵一樣不算是很有利的目標。

無論如何，結論總是歸結到戰略轟炸方面。遠離敵前綫的區域，是要用戰略轟炸來轟擊的。在近距離掩護攻擊——即是以空軍掩護地面部隊——之中，交通點可能經常是空軍攻擊的重要目標，而關於被攻擊的地位

，在一個有範圍和時間的地帶，各交通綫有被切斷的可能。雖是這種攻擊不致影響到經濟上的結果，但在一個劇烈會戰中，勝敗之分，也有重大的關係。

去年湘省之戰，我們以空軍掩護地面部隊攻擊，所有湘南前綫的公路，鐵路和水道交通的船隻，都是空軍襲擊的目標，這是使用空軍適當直接配合地面部隊進攻的例子。但是在日本和中國東北四省，有很複雜的交通網，如公路，鐵路，水道等交通綫，工具則有輪船，汽艇，火車，汽車，卡車等等，是戰略轟炸所未及包括計劃的。

最理想的目標，就是很接近前綫應用的工業，例如生產飛機，彈藥，大砲，坦克，摩托車輛，潛水艇和戰艦，這些都是直接用於前綫的。尤其是以飛機工業為最有利。日本飛機在生產綫上，能够在短時期集中到她們的戰鬥前站，但消耗的速率也相當大，所以要經常的補充因戰鬥或訓練所致的損失。無疑地飛機工業是轟炸目標中的最為有效的。

敵人的戰鬥機實力，可以強迫使之空戰而將它消滅，或是把停在地面的予以轟毀。這種作用，和消滅敵人補充損失或後備用的戰鬥機實力，同

等重要。在敵人的飛機工業中，究以何種目標適宜於轟炸機攻擊呢？

### 優良的目標

向敵人最後集中裝配較近的目的物攻擊，那麼，能够使敵人調整補充的時間減少，而影響了前綫的實力；反之，向距離敵人最後集中裝配較遠的戰鬥工業攻擊，那麼敵人在損害以前，可得到較優裕的時間從事逐步補充，而不致過甚影響到前綫的實力。因此，最好的攻擊目標，還是接近最後集中裝配的工業設備，能收迅速的効果。而這種工業目標，影響敵人最後作戰的實力更深，例如破壞一個飛機製造廠和轟炸一個發動機製造廠，看起來似乎完全有連帶關係，但是，前者效果速，後者影響深。

取這種步驟，便可完成遠程戰略轟炸程序的第一種目標了。這種戰略，可以先把日本能够作戰的空军予以粉碎，同時，在一個大陸的尺度上佔了空中的優勢，就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第二步驟，便是選擇工業目標而實行破壞的工作，這些目標的破壞，是以最大速度使敵人生產力消滅為目的。

在這次大戰各方面的形勢觀之，已顯然的證實工業前綫與戰鬥前綫實

力相互間有密切的關係。將任何一方面予以毀滅，則另一方面不能存在。可是只有用空中武力纔能够達成攻擊工業前綫的任務。在準備攻擊之前，必須要先明瞭那工業的本質與實在情況，這已成爲此次大戰中之確實信條，也是未來戰爭的信條。

### 空中偵察

空中偵察，有一部份是運用於作戰之時，或者是使用於戰爭之後。我們需要敵人戰鬥前綫和工業前綫有關的確實情報，而這種情報的搜集，戰時和平時一樣的需要。

這次大戰，把日本擊敗之後，不獨她的軍事力量需要加以管束，而工業也是要加以控制的。像日本這樣一個國家，遺留着這些潛伏戰爭禍根的工業，是很危險的。這些工業機器，是真正作戰的機器，在戰時與平時能够發生聯動的作用；若到戰時，略一改變，便可成爲大量的作戰資源出產。只須經過一些時間，便可以把它一個國家容易地武裝起來。

要明瞭我們的敵人生產大砲，戰艦和坦克的實況，自屬重要。但是關於作戰製成品的機器密切有關的各種組織和工業設施的確實關係，更爲需要明瞭。我們要知道那些生產的重要

關鍵，同時也需要得到關於製造那些東西的設備的綜合情報。關於地點，房屋建設情形，原動力的來源，交通的中樞，裝配集中的要點，和未成熟的物資以至製成出產品經過各種階段及所需時間等等，都要搜集得到確實的情報。

還有一個問題，關於近代國家進行作戰的時候，作戰基礎的地帶在那裏？戰勝國對戰敗國軍火生產限制，比較容易的監督管理；至於幕後的工業經濟狀況，很難澈底明瞭而實施管理。到了和平握手之日，無論如何，這些作戰的工業地帶，是必要管理的。想要獲得關於這方面的正確情報，那麼偵察方面，負了最大的責任，而且優爲之。所以空军關係於戰爭的決定性甚大，而我們必須對空軍的偵察部門，注意加強。現在我們空军偵察部門的功効，尙未到達一個標準。我們記在心裏，正確的情報，它的意義就是要使不幸的事件更爲減少。勝利快要來臨，關於上述的種種，將來在適切的行動中，實施起來，可以防止慘酷的戰禍。那嗎，我們便要埋頭工作，建立一個有效的空军情報部。



### 美發明新武器

滑翔彈·母夜叉·鬼首

### 以噴氣推進

### 由電腦操縱

美海軍部宣佈：刻正研究受操縱之空中武器，其速度較聲速尤高，每小時達七百英里，此無人駕駛之武器，係由電腦操縱，自動射往目標。

(一)「滑翔彈」，即滑翔機炸彈，重四千磅，由戰鬥機拖曳而用無線電控制及電視指向目標。(二)以噴氣推進之「母夜叉」由轟炸機負載，藉無線電控制，或其本身之自動尋找目標器射往敵方工廠。(三)以噴氣推進之「鬼首」，載有千磅之穿甲炸彈，備擊毀船隻之用。



# 鳳凰城

漏馬



綠瓦紅牆的雷鳥機場

鳳凰城 (Phoenix)，在美國的西南部，氣候炎熱乾燥，夏天，華氏寒

而且把騎馬看做最好的運動，最好的業餘娛樂。

世界最大的仙人掌出產在這裏，

酒店等不歡迎華僑進去，這個責任應由美國人和華僑分擔；美國人自然有視的心理；而華僑也是保留了不好



每星期六，中美學生各持國旗作導，舉行檢閱一次。

暑表竟昇到一百二十度。山多雨少，農產物不豐富。牛和馬，却是很多；印第安人、黑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和華僑都會騎馬；

高達三丈，傘一樣地撐開在山中。「大斷岩」，是一些像用利刃切成的峭壁，隨天色變換顏色；譬如清晨，峭壁反映朝霞，火樣的鮮紅，中午和下午，却又變成別的顏色。這個多姿的姑娘太惹人愛好了，到鳳凰城去看峭壁奇景的日出，看錢塘江的湖沙。

墨西哥人黑人印第安人自成一團，生活上還沒有趕上白種人，從表面看，比較謹，守秩序的程

度比較差。華僑的地位在白種人與雜種人種的中間，過去，大規模的游泳池，公園，

的習慣。由於抗戰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由於中國空軍學生在那裏學飛行，在體格方面，儀表方面，生活方面，改變了一部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現在，沒有那些歧視的禁令了。

鳳凰城附近有好幾個機場，雷鳥 (Thunderbird Field) 機場就在這裏。

雷鳥機場，原是有錢的影星們聚資修築的，作為練習飛行之用，綠瓦紅牆，小巧玲瓏，好萊塢的老闆們會在這裏攝製影片，名叫雷鳥，在中國西南各省演映了一個時期，看過這影片的中國人，當能記憶這些美麗的建築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個機場用作訓練中美空軍。

中國空軍和美國空軍受同樣的訓練，每周星期六，中美學生各支持國旗作前導，舉行檢閱一次。

鳳凰城，好像命名的時候就預料到會成為訓練空軍的基地，在最適宜飛行的氣候中，使鳳凰們任意高飛。

鳳凰城的華僑有五六百，差不得都是廣東開平人，多數都姓鄧，這是許多年以前，少數的開平人達到了這裏，把異國的情調和財富帶回去，於是引起了家族中的羨慕，這個家族就一個一個走向鳳凰城。

華僑的商店多是 market store，

等於中國的糖果餅乾店肉舖蔬菜攤水果攤的綜合商店。

在美國，market more 的資本並不少，不要拿中國這一類的商店來比較，而把他們看作「擺攤子」的小本買賣人；那些食品店，和大公司的老闆有同樣的地位，有同樣的享受，同樣受別人尊敬。美國這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職業沒有高下，只看這個職業能不能賺錢，只看這個人的收入是不是除了生活之外還有餘裕。Market more 是個賺錢的買賣，每個人都需要它，它是每個人日常所需的中心。鳳凰城這類商店差不多被華僑包辦，據說要佔全數百分之八十以上。

當，第一批中國空軍學生到了這裏，飛機場懸掛了大幅的中美國旗，美國將官率領樂隊排列歡迎，新聞記者爭着和下機的中學生拍照，第二天，報紙上刊載了這些照片，照片下一大段介紹文字；爲了中美兩國的友誼，這些介紹文字難免不誇張一點。這使華僑太興奮了，美國人從來沒有這樣恭維過中國人。休假日，華僑開着自己的車子上機場，接待他們去野外遊玩，上家裏跳舞和吃飯，把最好的東西款待他們。汽車，是最平凡的交通工具，每家華僑都有一部或

數部，男子們會開，小姐們會開，沒有成年的小孩也會開。

上華僑的家，就和上自己的家一樣，年老的那一輩，把他們看做自己的孩子，假使一個星期沒有去，就覺得嘔嘔嘔悶半天。如果身體稍爲感覺不舒服，就拿出有點神秘性的中國茶給他們服。如果正在店裏忙碌，就掏出鑰匙來，叫他們先回家，打開冰箱吃個痛快。

華僑的商店，有的距住宅很遠，有的就在商店的後面，回家時，把店門一鎖，雖然從玻璃窗上看得見店內的東西，沒有誰敢破玻璃進去偷竊。有幾次，中國學生把帶去的東西丟在美國人開的店子裏，第二天，就將原物送還了。

華僑不會說國語，可以說廣東台山話（開平與台山的言語相同），能够說廣州話的並不多。年老的，幾十年沒有回祖國，二十多歲的青年就根本不知道祖國的一切。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華僑開了一次笑話；他是生長在美國，祇知道說一點台山話，以爲台山話就是中國的國語，當空軍學生說國語的時候，他認爲是外國話，很奇怪地問道：「他們剛離開祖國，怎麼就把中國話忘了。」

年老的華僑，慣會說自己當年的

奮鬥史，怎樣離開家鄉，怎樣做苦工，怎樣爭得了家業，津津有味地一直說下去。他們強調自己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好漢，欽佩與自己同一出身的好漢，也把這些教條拿來鼓勵青年人。

每一個錢都有自己的血汗，所以很節省；勤勞養成了習慣，所以有了相當的家業，每天還是祇睡五小時。買賣八小時，是美國商店的規定，華僑就拿十小時打破紀錄，星期天也毫不猶豫地延長。這樣，引起美國人的妬嫉。



華僑之家

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祖國，打算怎樣回國，打算回國後怎樣過活；過去在家鄉那種窮苦的生活雖然沒有忘記，可是他們相信，祇要有一筆錢帶回去，好的生活在家鄉立刻會建立起來，他們說：「在外國，無論怎樣好，總覺得是飄流，飄流的生活一日不結束，精神就得不到安寧。」從過去到現在，他們有許多已經回到了家鄉，重新嗅到了故鄉的泥土的氣息，有的正在計劃着怎樣回家，有的希望再多積蓄一點錢然後回家去；而被異國的情景所鼓勵，渡過大洋向外國奔赴的，也大有人在。這些耐勞耐苦的中華子孫，實在太可愛了。

美國留不住他們，美國人的評語就來了：「在美國的外國人很多，他們在美國成立了家業，就再不想回去，在美國生了根，許多的法國人捷克人德國人猶太人……都是這樣，祇有中國人是例外，有了錢，就嚷着要回家，把全部資產帶回去。」

這是使美國人不高興的事，認爲是美國的損失。

再說年青一代的華僑。他們和美國人一道上中學上大學，星期天在店子裏給父母幫助，也給工資，畢業以後在店子

裏做事，也給工資，這些工資是個人勞力所獲，父母不能過問其用途。至於未成年或求學時一切費用，是認爲父母對兒女應該負擔的義務。這是美國作風，家庭中的經濟關係分得很清楚，在家產的主權尙是爲父母所有的時候，成年兒女除了拿自己的勞力向父母換取工資外，不得有其他的妄求，這較之國內靠父母吃飯的少爺們要高明多了，拿工資就是自立，是鼓勵青年堅定自立的信心。

美國青年會幹的玩意，他們都會幹，跳舞溜冰游泳……樣樣都來。因爲經常運動，身體都不錯，且爽直開朗，不拘泥虛偽的客套。

男的，以美國公民資格，有當兵的義務，入伍以後，就請求調赴中國戰場，爲祖國服務，也有一部份請求在當地加入空軍受訓，好些個已經學成回國。

他們和年老的華僑一樣，關懷祖國，沒有服兵役留在當地的那一羣，和空軍學生聊天，常說到戰後一定要回國結婚，給祖國作一點事。

華僑小姐或多或少地具備美國小姐的性格，男女交際之間，沒有拘束，前一代的華僑也把從前對男女的觀念改變了，不把自己的女兒關在家裏，譬如，自己忙不過來的時候，就叫

女兒開汽車將空軍學生接到家裏來，由女兒去款待他們。

因爲這裏的華僑是家族集團，他們沒有結婚的對象，過去，是和另一地的華僑通婚的；現在，由於對祖國的熱愛，由於空軍學生告訴了她們許多祖國的情形，她們決心要回祖國結婚，生孩子，作一個中國式的賢妻良母。

她們是以聽故事的心情，來聽取祖國的一切，什麼都覺得新鮮離奇。空軍學生把祖國最好的告訴了她們，也把最壞的告訴了她們；最好的使她們興奮，最壞的也不討厭。

空軍學生有不少來自農村，知道農村的窮苦，知道農村中婦女的地位，就把帶有原始性的中國農村的一切告訴她們，並且警戒她們要注意。

對這些，她們同樣地感覺興趣，好像聽天方夜談這類的故事一樣，她們不注意警告，常是這樣說：

「我是中國人，就應該回中國去，吃苦有什麼關係呢？聽說中國在進步，抗戰中進步得更快，農村中不合理的生活會成爲過去的。而且我們到了農村裏，也可能改造呀！」不錯，中國是在進步，可是進步得遲緩，中國農村的改造更不知何年何月。這些美國型的華僑小姐，如果照她們所說

的回中國農村，也許要失望。

現在，一部份華僑小姐已經和空軍學生有婚約，以便早日實現她們回祖國的決心。

中國空軍學生一批一批去到鳳凰城，又一批一批離開鳳凰城，他們受

華僑的熱烈招待，臨別時，也釀資舉行盛大的跳舞會回請華僑。這個跳舞會的意義深遠，青年們整夜狂歡，老年人的興致也不淺，把長年睡在箱籠裏的，半世紀以前的中國裝束穿起來，給青年們助興，祝福。

這一期，內容及形式方面，均略有改進，今後當按照這個方針，力求充實與美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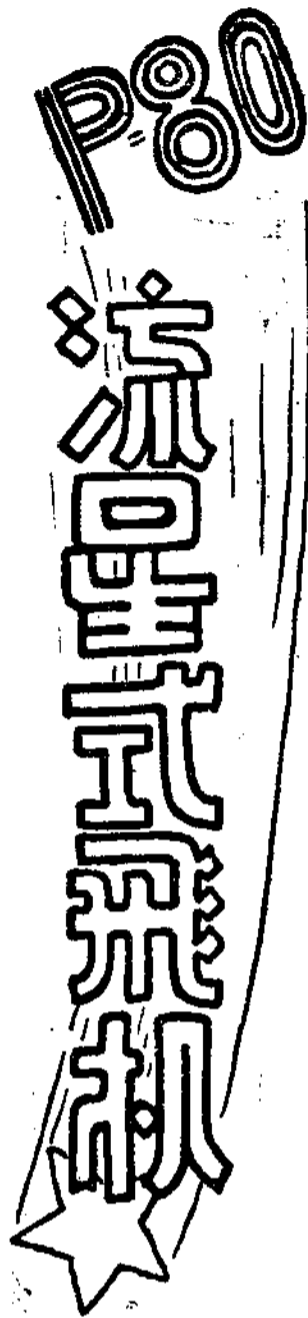
抗戰時期，本刊在重慶及成都，受盡了物質上的艱苦，出版延期是一個大困難，紙張之劣與乎印刷之不能美觀，在在使我們感覺不滿意，可是到京滬以後，想不到印刷上的困難仍然存在，大規模的印刷所，印件非常擁擠，一談到要迅速出版，就有不願承印之勢，所以本期所刊各稿，都是準備很久了，在時間上說，與讀者見面未免太遲了一點，譬如京滬抗日軍投降的情形，就應該在兩個月以前與讀者相見。不過這種情形，是暫時的現象，交通的問題解決了，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從本期起，我們無論如何要做到按月出版，除萬分不得已，不延期，不刊。

還有一點要向本刊的老讀者聲明一下；上期（八十七期在重慶出版）與本期的距離，差不多拉長了三個月，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另一個困難是：我們在重慶準備東來，爲交通工具的限制，荒廢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這是復員期中的困難，我們沒有方法儘先東來。這也是不得已的情形，有勞讀者函電相詢，深感不安，謹此致歉。

## 編 後 記



# 是世界上最快的飛機 接近聲音的速率



James Felton 作  
楊 茗 訓 譯

譯自八月十三日生活雜誌

航空界人士在速率上的美夢就是飛機能夠和太陽在大陸上賽跑。美國陸軍航空隊慶祝三十八周年紀念的時候，陸軍部宣佈了一新式飛機的詳情，這飛機可能贏得和太陽的競跑，即在目前也落後無幾。

它是洛克希特廠造的噴射推進 P-80 流星式機 (Shooting Star)，打破了所有的速率紀錄，比其他飛機更接近於聲音速度。陸軍當局確定它底最高速率「在每小時五百五十哩以上」。它作斜飛，橫滾等動作時遠較其他飛機靈活。燃料則是用的點燈的麥麥牌煤油。它祇需三十秒鐘來燒熱開動，冷天要比熱天快些。飛機本身沒有一點兒震動，駕駛員聽到的聲響並不比家用的真空吸塵器的轉動聲大。引擎可以在十五分鐘內卸下更換。它是最簡單的美國戰鬥機。沒有螺旋槳，散熱器，往復馬達，只需四件引擎儀表，和時下飛機千瘡百孔的儀表板比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

在地面時，飛機噴氣的聲音有如巨大吹管和夏日雷鳴的二重奏。雖然聲音這麼大，但是在它飛來飛去的洛杉磯，很少有人見到它們飛過，當看的人轉向聲音時，飛機却在身後消失了。

外觀上，流星式機證實了單純就是美，不像許多戰鬥機頭高高地停在跑道上，P-80 顯得低而平，三輪起落架小而肥的輪子緊貼在腹下機身像一隻魚雷，由頭到尾漸小，頭光而光滑，略呈圓形，裝有六挺·五〇吋口徑機槍。座艙在機翼之前，使駕駛員在前方及兩旁有很好的視界。最近，洛克希特廠開始製造有兩隻美觀而可卸翼尖油箱的 P-80。油箱由電操縱，同時加油到引擎中，並可以同時拋掉以保持飛機的橫向安定。

因為底速率如是之大，極微小的因素都足以影響飛行。所以，洛克希特廠創製了一種光漆，慢慢地塗上，烘乾，再用牛皮打磨得極其光滑，使新出廠的汽車比起來都顯粗糙。這對於飛機外觀的效果

是眩耀奪目。它底銀灰色機身在天空掠過時，光亮有如玻璃。

## 「流星誕生」

P-80 的觀念與構造之富戲劇意味就如它性能的令人震驚一樣。遠在一九四一年春，洛克希特廠總研究工程師強森（綽號「克萊」），請求陸軍補助金以建造一架試驗的噴射推進飛機時，陸軍部不予理會。因為強森底設計需要一種完全新型的引擎，而當時陸軍航空隊祇求多量生產往復引擎的飛機，並不熱心於實驗新型的。

強森祇好將他底設計束之高閣。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在佛羅里達州的愛格林飛行場看一架新改樣的 P-80 試飛時，他遇到了萊特飛行場航空廠的勞斯上校。勞斯告訴他新出的塔耳廠噴射飛機的試飛情形，它底速率僅略高於標準的戰鬥機，自然不是情報所傳的德國噴射飛機的對手。

「克萊，你爲什麼不能設計一架利用英國透平的噴射飛機呢？」勞斯問他。

勞斯供給強森英國引擎的資料，並描述美國陸軍需要與納粹戰鬥機作戰的噴射機。「要趕快啊，」勞斯補充說。

強森搭民航機回洛杉磯。途中他在一個信壳後面作了草圖。次日就起草，然後繪圖。他與勞斯談話的一星期後，就帶了一張P-10的草圖和十幾頁說明書到了萊特飛行場。

「我們將在一百八十天內造成。」他告訴陸軍部。高級長官毫不相信地，在兩小時後交給他一件「決定書」。

「趕快，」一位將軍道：「今天就算是第一天。」強森打電話到布爾班克，他第二天回來的時候，工人們正在洛克格特廠風洞附近建造一所舊的棚廠。因爲那時建築材料極其缺乏，強森底工場是用舊飛機，碎木頭，和帆布蓋起來的。

陸軍當局與洛克希特廠董事長葛拉司給予強森製造上的指揮監督之全權——打破了工程師的任務終止於圖板上製造的傳統程序。於是強森作全盤的計劃，選選了三位助手，二十三位工程師和一百零五位機械士。工程師們只知道一架急用的飛機模型得趕快造起來。祇有五個人知道這是一架噴射推進的飛機。

這一羣人員一星期中天天做十小時工作。陸軍部給予所需各部分的最優先權。強森從華盛頓回來六天後，陸軍卡車帶來了他底輪盤、輪胎、空速指示器、機槍及無線電設備。一排大的紅字貼在後

面牆上：「我們工作的日子是有限制的。」每天下面的字也跟着更換，譬如：「今天是第十四天：祇有一百六十六天了。」當強森發現圖板上的設計不實實際工作時，他立即就地更改。第十九天，一架木質模型完成了，華盛頓陸軍航空隊人員也來視察。

飛機建造時防護極爲周密，飛機完成的前七天，強森和他底助手都發起脾氣來了，因爲他們一直還沒有引擎。陸軍空運司令部曾允諾從倫敦飛運一架英國引擎到布爾班克來，最後運輸機到了，載來了英國引擎和一位英國民用航空技術專家。這位英國人，因爲六千哩的長途跋涉，疲憊不堪了，要求許他在洛克希特廠工人裝引擎到飛機上以前，先到好萊塢的旅館略作休息。

### 不見了專家

幾點鐘後，還不見這位技術專家到廠裏來。爲了急於完成飛機，強森到旅館去訪問，但是老板告訴他並沒有這樣一位旅客來住過。他然後派出大批洛克希特廠的雇員在好萊塢從事尋人的工作。最後，沒有辦法了，他只好請教警察局失人科，而在警察局看守所中發現了他底專家。原來拘捕他的警官會盤查他底差遣證，這位英國人拿不出來。問他是那裏來的，他說倫敦，可是又沒有護照。他和警察講起洛克希特廠時，警官們問公司辦事人，根本不知道什麼英國技術專家和流星式飛機這回事。強森找到他時，由於法律的限制，不能當晚釋放出來。他祇好在囹圄中過夜。經過洛克希特公司董事長葛拉司和陸軍部官員的多方努力，這位先生總算在次

日恢復自由了。

到第一百三十九天，流星式飛機完成只待試車了。但因倉促趕造的棚廠忽略了幾何學的因素，以致需將棚廠拆卸才能推出飛機來。四天以後，飛機裝上了陸軍的拖曳車，警衛極爲森嚴。這隊人馬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開始在公路上啓運。他們在天明的時候到達了莫傑夫沙漠陸軍試飛場。這是沙漠上奇寒而陰沉的一個早晨。幾天的雨把跑道覆上了一層水。幸而有一方乾燥的小塊地。曾經試飛過P-10閃電式和星座式的紅武士試飛員白昌，爬進了這架新飛機，戴了放亮的足球盔，蓋上泡形的罩子，就發動引擎。引擎怒吼的聲音撼震沙漠，白昌搖起來，滑下跑道，很平滑地飛起來，他在機場上空慢慢地盤旋。然後，當他開始飛高時，飛機搖擺起來好像操縱失靈一般。白昌飛回來着陸了。

洛克希特廠的主管人員和工程師們，記起了P-10閃電式初飛時的急轉，把手插入厚重的外套裏，憤怒地踢着雨水堆。強森跑近飛機和白昌焦慮地談着。最後，兩人的結論是駕駛員把飛機靈敏的副翼操縱太過。白昌決定再試一次。他起飛了，先在機場上響起來，接着就在怒吼中消失。精采一幕開始了。他從很高的地方向機場俯衝下來，快到沒有人知道他來了，直到他從頭上飛過，吼聲震驚了人們。強森後來回憶說道：「這種聲音籠罩了我們，而不知從何而來。」經過了一小時的空中運動和大馬力俯衝，白昌回到了機場。

他回來時覺得很熱，滑走還沒有停止以前，他就推開座艙罩，跳下地，拋去了盔蓋叫道：「他媽

的，真是好飛機。」這就是陸軍部告訴強森進行工作的第一四十三天。

洛克特特廠立刻製造第二架實驗用飛機。但是當陸軍部計劃立即生產 P-30 機，想訂製更多英國引擎時，他們發現製造廠商不能和飛機的生產計畫配合。就在這時候，奇異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送來了他們底超級噴射引擎。於是洛克特特廠，用奇異引擎又造了十五架模型。引擎的變換需要設計的廣泛更改，而結果飛機更快，更靈活。這些模型每架約值美金二十八萬六千元。經過試驗和改進後，陸軍部與洛克特特廠簽訂合同，大量生產。第一批五百架平均每架值十萬美金。該廠估計，第二批的五百架成本至少可減輕三分之一。

### 噴射推進由來久矣

奇異公司工程師們和洛克特特廠配合得很好，逐漸改進他們底產品，以適合日益進步的飛機構架，所以今天它是世界上馬力最大的飛機引擎，特別是在二萬五千呎高空以上。要街頭巷尾的人們瞭解噴射推進好像很困難，實在奇異引擎和洛克特特飛機的原理却是非常簡單的。一六九〇年，由牛頓爵士首先提出，那時他造了一輛噴射推進而不用馬拖的車子，來證明他底運動第三定律——對於任何作用，皆有一相等而相反的反作用。就 P-30 說，作用是燒熱空氣，使從尾管中膨脹怒吼而出；反作用是膨脹的空氣加壓於飛機內部，使其離噴氣流而前進。

空氣從兩個像沼澤中某種怪物鼻孔的氣孔進來，然後由急速旋轉的葉輪打入空氣壓縮室，葉輪則

由渦輪轉動。空氣加熱到極高的溫度，產生可怖而即刻之膨脹，便發生了推力。因為原來的目的是膨脹空氣，任何低級的燃料都可用來加熱空氣。噴射推進有趣的是，花了千萬金元來創製高辛烷汽油以後，美國的航空科學家們在舊式的煤油中發現了動力的富源，勢將使有汽油震動的現行動力裝置廢棄。由於引擎的位置，燃燒的聲音係從尾管發出，絕不達到駕駛員的耳鼓，駕駛員聽到的祇是葉輪靜靜的轉動聲。流星式機的比較寧靜是其設計給予駕駛員許多慰安之一。小小的座艙是壓力式的，氣冷，並有墊子，以應付高空的熱衝突氣流。

試飛的老手和戰鬥飛行員，作流星式機的初次飛行後，都弄得頭昏顛倒了。他們不能領會他們自己達到的速率，沒有普通引擎的聲響，高空又看不到地面的景物，他們除了用風速指示器外，無法判斷飛機速率。一位跑到布爾班克着陸的駕駛員，突然又鑽昇天空而不下降。後來他解釋道：「我不相信我底速率表。我滿以為時速不過一百二十五哩而已。馬上飛機場在我身後消失了，我才知道我飛得多麼快。洛克特特最好試飛員之一的賽耳芒（綽號「魚」）也有同樣的起飛經驗。他第一次飛行時，還是照舊在全段跑道上滑走，而旁觀的人叫道：「拉起來呀，拉起來呀。」只剩下一小節跑道了，他才拉起來起飛，後來他解釋他不能相信他已滾得够快而可昇空，直到他看了儀表板上的速率表。

另一位洛克特特公司的試飛員勒味爾說：「一架飛機在地面就這樣愚弄你，在空中它是如何的不難想像了。」

霍樂威上校，是陸軍飛行員最初飛 P-30 的人

之一，他說在它比這任一般飛機來得靈活機動。我會把 P-30 和 P-51 野馬式，P-47 雷式 P-38 閃電式，作假想戰，隨時我都居於有利地位。

關於 P-30 的最不幸事件發生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在莫傑夫沙漠的上空，而證明了「流星」這個名詞是誤稱，是名實不符：這飛機不論白天夜晚絕對沒有排出廢氣拖成的尾巴。洛克特特廠會誇耀過他們底 P-30，不像納粹底噴氣戰鬥機，不放出彗星似的尾巴。陸軍當局亟待證實。於是一位駕駛員在夜晚被派上一架流星式機。悲劇就這樣發生了。飛機是那麼潔淨，沒有一點廢氣或是火花，以致一架陸軍轟炸機在黑暗中向噴氣戰鬥機迎頭撞來。兩架飛機的人員都同時死難了。

綽號「克萊」的強森，在他不過是一對密西根州瑞典僑氏夫婦的十二歲小孩時，就開始 P-30 的工作了，他在一本航空雜誌上設計他底第一架飛機。他叫這架飛機做「慕靈」（小鷹），預測它將做它名字所不能做的事情——飛到月球去，每點鐘飛三百哩。歲月沒有使強森底想像落空，而使青年的美夢加上工程技能，結果便是流星式飛機。

強森對於 P-30 還是有些夢想。他相信將來他或另外的工程師會克復壓縮性這一困難，這現象就是阻止飛機超過聲音的速率，因此有那麼一天，人們在早餐後離開紐約，而剛好趕上洛杉磯前夜的晚餐。現在的的重大意義就是陸軍喜歡強森底飛機。同時偉大的新計畫在訓練大批噴氣戰鬥機的駕駛員。P-30 和 P-38 超級堡壘同享有美國物資的最高優先權。強森底流星可能永到不了月球，然而它可以遮蝕那初昇的旭日。



這個轟炸中隊，在三個月內，出動了兩百架飛機，投彈在三百噸以上。它會不斷出擊在敵人佔領下的湘桂各重要據點，殲滅過上萬數的敵軍，並且廣泛的發動了廣西境內的交通破壞戰，那是我軍攻克南甯桂柳和最後逼使中國戰場上的敵軍屈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 空軍第九中隊的奮戰

庸夫

## ——第二大隊戰績之一部——

？從淞滬沿海到武漢外圍，再從湘北會戰，鄂西會戰，以至湘西北會戰，那一次沒有過他們的翼跡，又那一次不會建樹過特殊的戰功。

爲了更加充實自己的實力，這個大隊從去年夏天開始，就分批出國受訓，直到今年年初，他所屬的一個中隊——第九中隊，從印度接收甲式機返國，四月中旬進駐滇東基地作戰。三個月內，他連續出擊桂柳寶慶各敵佔領據點，並發動廣西境內交通破壞戰，給了我地面反攻部隊以極有力的協助。茲將該隊重要戰績，簡略記述如後：

### 一 連襲桂柳

空軍第九中隊去國八月，回來時，祖國西南的河山，已有些變了樣兒。桂柳空軍基地，是他們當年講兵練武之所，如今呢？祇是敵寇佔領下的一座披著屍衣的死城了！

自從他們移駐滇東基地以來，桂柳兩大城市便已納入甲式機活動半徑以內，他們儘可能選擇各種時機，去遂行一切復仇的動作。

基地部署甫定，四月十二日，萬承烈大隊長率機轟炸桂林敵軍司令部，據當時的情報，敵軍爲先發制人，準備再次發動黔南攻勢，特召集華南敵酋們，在桂林舉行軍事會議，我機轟炸桂林敵司令部，爲的要給敵酋們計劃發動的新攻勢以一種巨大的威脅。

桂林外貌似如舊，祇是靜寂寂的，看不出一切活動的跡象來；桂江裏的水，像受了甚麼污辱似的，有氣無力的流着。機羣從容的進入市空，地面高射砲震厲的哭叫着，那似是代表淪陷區人民哭泣與怨訴的聲音。

投彈正中目標，地面濃烟千尺，作灰黃色，目標羣房屋被毀大半。

十三日，萬大隊長率機轟炸柳州敵軍營房，駐在那裏的敵軍，正是將要增援河池前線的主力部隊



中美軍官會商作戰計劃，右起岑副隊長樹桐，萬大隊長承烈，美軍聯絡官Col. Miller，傅隊長振伯。

不會健忘的讀者們，也許還記得有「空軍東海大隊」這個名稱；可不是嗎

柳州城蟄伏在馬蹄形的河套裏邊，天氣不好，目標區在雲霧罩下，從雲穴裏隱約窺見。雲裏飛行是多麼凶險的，但達成任務的決心，叫全編隊不顧一切的鑽下雲層去投彈，這天從轟炸時所攝取歸來的照片上看，彈着點全部正在目標區內。

十六日，又一次轟炸桂林敵軍司令部，攜彈量增大了，所予敵區的破壞和損傷，也隨之增大。

十八日，再襲柳州南岸敵軍營房，遭遇敵地面猛烈砲火，炸彈多落河南岸鯉魚峯敵軍事目標，斃敵甚衆。

五月三日，傅振伯隊長領隊攻擊桂林敵軍營房，目標區天氣晴朗，能見度極好，首次通過，即全數炸中目標，在同航途中距離桂林數十里以外，還見火光冲天。

## 二 轟炸寶慶浮橋

四月中旬，敵人正集結重兵於寶慶，沿着湘西公路圖向芷江我空軍基地進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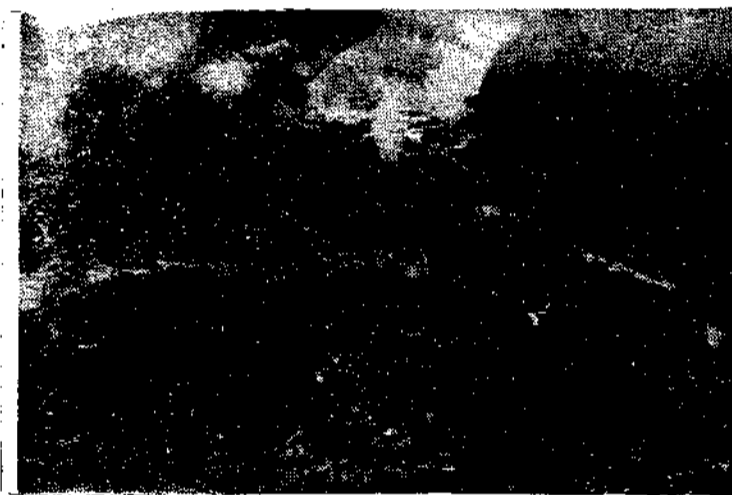
寶慶城西江面上的浮橋，此刻正通過敵人增援前線的兵員，和準備大舉進攻時所需用的一切軍需物資；第二大隊負着偵炸該橋的任務。

四月十四日，萬承烈大隊長率領高濟霖黃良和兩機，出發偵炸，首先沿着桃花坪洞口之間的公路，低飛搜索，發現公路路基和大小橋樑，都已被我地面友軍，實施徹底破壞。通過寶慶機場，場上停有敵機兩架，在用機鎗掃射一陣之後，繼續飛往城中，城中靜寂得像一塊墓地，全沒有一些活敵軍動的跡象。祇是郊外樹林裏，似有敵軍騎兵駐紮模樣。

在向浮橋低飛投彈並偵察照相之後，他們飛到芷江基地降落。一位剛從陷區逃出的寶慶籍的軍官，供給他們以許多珍貴的情報，據說敵軍部隊爲懼怕我機轟炸，不敢駐紮城裏，却逼令我居住在四郊村落裏的民衆遷移，好讓他們佔據；對於敵寇這種凌虐我陷區民衆的情形，每個出擊人員聞悉，都感到格外憤怒。臭蟲和蚊蟲擾得他們整夜沒有睡好覺，次日天剛放明，在催促機械士兵加油掛彈以後，他們又整隊飛赴前線了。

浮橋已破壞得差不多，殘缺不全的肢體，還遺留在江面上飄浮着，各機單獨低飛進入投彈，彈中橋面，橋身全部被毀，折裂爲無數段。

任務完畢，他們再低飛向四郊村落和樹林裏搜索，高度低得驚人，機腹幾乎可觸及到地面上的屋頂和樹



B-25 式機首次飛臨廣西上空。

梢。機隊集中全部機鎗火力，對準敵軍隊和馬匹體情的掃射；霎時間內貪饞的獵取目的物，使他們興奮得忘記到本身所可能遭遇的凶險，從城中白塔附近發射過來的高射機鎗彈，幾次正中在領隊機的機身和機翼上面，返航檢查時，機體遍是彈傷，幸而沒有擊中要害。

這是一次極爲成功的出擊，他對於以後湘西戰事的獲勝，是有其先導的作用的。這段出擊和圓滿達成任務的詳細情形，曾見之於美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公報，而爲美國國內各報所刊載。所有是役出擊人員，當局均予記功一次。

## 三 破壞桂境交通線

這是一個嶄新的課目，在五月一個整月的時光裏，第九中隊的戰鬥人員，竭盡全力以從事於這項任務。

他們的出擊日程如下：

五月八日，傅振伯隊長領機偵炸維容荔浦和大汾塘附近公路橋樑與敵軍需倉庫。

五月九日，郭作璋副隊長領隊轟炸荔浦及馬嶺圩公路橋樑，黃良和機首次通過馬嶺，即將橋樑炸爲兩段，再次通過，又復炸中橋身，斷爲三段，濃烟高起，橋面橋基全毀。荔浦橋也被炸中，橋面裂爲數起。

五月十日，萬大隊長領機轟炸寶陽西北公路橋樑，彈正中橋面上，兩端局部被炸毀。橋樑附近敵軍倉庫一處，被掃射起火，燒去房屋二十餘棟。

五月十五日，岑樹珊副隊長率機轟炸大汾塘附近敵公路橋樑，投彈多直接命中，橋基大部傾塌。

飛至柳州附近，發  
時，發  
現江中  
兩條汽  
船正向  
上游行  
駛，當  
以機鎗  
及砲火  
攻擊，  
即見船  
隻因受  
損傷過  
甚停滯  
江中。



湘西會戰前夕，我空軍轟炸浮橋，阻敵行動。

五月十六日，郭作璋副隊長領隊攻擊陽朔公路橋樑及敵軍倉庫，橋樑全部被破壞，庫房數棟燃燒起火。是日，領隊機首次通過橋樑投彈時，因高度過低，被橋西山嶺敵高射機鎗射中十數彈；兩架僚機失蹤未返，事後據知兩機同被機鎗射中受重傷，一架迫降於陽朔附近，另一架同乘人員於榴江附近跳傘。

五月十九日，傅隊長領機再次偵炸荔浦陽朔一帶公路橋樑以及沿途敵運輸車輛船隻等。

五月二十八日，張成業分隊長率機沿桂柳間公路線搜索，於桂林至良豐間，發現敵駝馬數十匹，當以機鎗掃射，大半倒斃。次於永福南面公路橋樑投彈，命中目標，濃烟籠罩，破壞率達百分之八十

以上。

桂境交通破壞戰，至是告一段落，經過全隊人員二十多天的努力，所有桂柳公路線上以及賓陽附近的橋樑，都被我們炸毀無餘了。這正是國軍策動桂越線和黔桂線攻勢的前夕，看以後我軍事上的順利進展，正證明了這種破壞敵軍行動的工作，是有其偉大的效果的。（參閱空軍破壞交通戰一文）

#### 四 阻絕湘桂線敵軍退路

南甯克復，賓陽克復，沿黔桂線前進我軍正迫攻柳州，先頭部隊且直向桂林挺進；六月初旬，空軍第二大隊的轟炸箭頭，便迅速的轉向湘桂線的北段，他們決心要阻絕那敵軍唯一的一條退路。

湘桂北段的情形，也和南段差不多，鐵路沒有車輛通行，敵人所憑恃的主要交通線，正是由桂林通全縣轉入湘境的一條公路，全縣便是一個中心據點了。

在全縣，公路大致和鐵路平行，城的西面有着好幾座橋樑，公路用的，鐵路用的，還有一些備份的，其中以公路橋樑最是堅實粗大，破壞了他，準會阻斷若干後撤的敵人的歸路的。

六月五日，傅振伯隊長率機轟炸全縣，炸毀了城西公路橋樑一座爲了保護交通，敵人特地在橋的周圍集中了數十門高射砲，以對抗我們的襲擊；機羣幾次冒險進入投彈，遭遇地面砲火的強烈程度，實爲出擊以來所未有。是日，王玉奎機的左起落架及輪胎，會中彈傷損，幸着陸安全。

六月六日，萬大隊長再率機前往全縣轟炸，美第十四航空隊派B-25式機七架担任掩護，並壓制敵

地面砲火的發射，美聯絡官米勒爾上校亦隨行。

在全縣城南二十公里處，炸毀另一座公路橋樑之後，機羣沿公路搜索，當以機鎗掃射正在行駛中的敵汽車十數輛，即見着火被毀。

也許是戰鬥機壓制奏效，敵人發射的地面砲火，竟不及昨天那樣強烈；又在掃射全縣城中敵倉庫使之着火以後，機羣安全歸返。

六月九日，黃良和曹津生兩機轟炸桂林以北靈川縣大溶江口的公路橋樑，沿途氣候惡劣萬分，至目標區附近，始漸次轉佳，彈中橋頭，路基被徹底破壞。

河水很深，橋面距離水面又高，炸毀了他，短期內敵人是無法修復或用其他方法替代的。

六月十日，王玉奎與延懋兩機續炸前目標，橋基受嚴重損害。

六月二十二日，李鵬鳴與延懋兩機沿桂林全縣間公路搜索，在全縣西南十五公里處，炸毀橋樑一座。至紹水附近，發現公路兩側森林中，藏敵兵士甚夥，當以機鎗掃射，至少擊斃一百餘名。

#### 五 進襲桂林敵軍

柳州克復，進攻的我軍已逼近桂林城郊，敵在郊前鹽務管理局舊址，集結相當數量的部隊。六月十九日，萬大隊長率機冒惡劣氣候出擊。

清晨三時，基地上一片漆黑，天上看不見一顆星，祇是停機線上的夜航燈光，鮮豔奪目，發動機揮着淡綠色的火焰尾巴，巨聲立刻震破了夜晚的靜寂。  
黑的天色，深厚的雲層，增加許多航行上的困



難，憑着飛行人員熟練的技術，得以避過各種凶險，在天將發白時到達獨山附近集合。

機隊完整的抵達目標上空，地面無抵抗，從甯睡中驚醒過來的敵軍部隊，在倉皇中不及逃避，各機分兩批進入，從容投彈，悉數命中目標，立見目標區大火，燃燒房屋數十間，估計敵死傷五百人以上。

基地進入雨季，天候一天天的變壞，迫降和跳傘在桂境敵後的人員，一批批的返歸到隊上，他們帶回來許多珍貴的敵軍情報，令等候出擊者的心情，更加焦急起來。

「七七」這一個血海深仇的日子，隊裏決定在這天冒惡劣氣候出擊，他們需要用熱烈的戰鬥行動，來紀念這不平凡的一天。

據情報，敵軍在桂林西郊三英里處的村落裏，集結敵兵好幾千人，這又是一個富有軍事意義的良好目標，原本預定在「七七」這天施行拂曉攻擊，但因天氣太壞，延到天明，終於在大雨滂沱之中成行了。

B-24式機的大編隊，由郭作璋隊長領着，載着七十噸的小型殺傷彈和燃燒彈，盲目地穿走在密雲陣雨間，直到柳州，天候纔漸次變好，他們重新溫習一遍桂柳之間的航路和地形，從容的從二塘機場進入，通過目標時，降低高度把全部載彈投了下去。

我軍已進逼桂林城郊，看來桂林似乎沒有空襲警報發出，敵軍騎兵部隊在機羣到達之後，纔開始四向樹林裏逃竄，殺傷彈緊跟着他們爆發起紅色的火焰，自然有不少的敵兵和馬匹，立刻應着火光倒

斃了去，依

着B-24

式機全

部載彈

重量和

每彈散

佈的面

積來計

算的話

，這天

敵軍死

傷數目

，是至

可驚人

的。



軍敵桂林擊進拂曉

燃燒彈也會製造出驚人的業績來，燃燒在目標區營房上的火頭，由數個增加到幾十個，再進而匯成一片火海，火焰高昇數百尺，歸途中大家都還戀戀不捨地回顧着那幅鮮豔的火景。

八日繼續出擊原目標，成果和昨天一樣好。兩天來出擊的戰士，都經過五小時以上的盲目飛行，雖然疲乏和困倦侵蝕了他們的肉體，但豐碩的戰果，叫他們感到精神上的無限興奮；像是平復了心頭上的一處重大的創痕，當他們落地以後，是那樣熱中的述說各人的戰果。

此後氣候仍然不好，戰鬥行動部分受到阻滯。領導第九中隊出國受訓和三月來指揮作戰一向為大家所愛戴的萬承烈大隊長，奉命調職，即將離

隊，新任汪治隆副大隊長，剛由重慶趕到隊上，隊裏決定發動一次最大規模的出擊，以表示一些「送別迎來」之意。

十二日一早，萬汪兩大隊長一同領隊出擊，機數之多，為三個月來第一次。郭作璋隊長所駕的飛機，因滑行時輪胎爆裂，等到修好時，編隊機羣已前行很遠，但他仍堅持着起飛，直到目標上空纔趕上編隊。

又是一大堆勝利的戰果，作戰參謀室的帳單上，開列的是：在另一個駐紮着敵軍騎兵的村莊裏，炸燒房屋四五十間，擊斃敵騎兵五百餘名。從轟炸時攝取歸來的照片上看，一個巨大的村莊，整個被毀滅，火焰到處佈滿，敵軍屍體隱約可辨。

十八日，新任汪治隆副大隊長率隊出擊良豐高級中學校內敵軍高級司令部，投彈全中目標，據美軍地面情報，是日炸斃敵官兵四百餘名。

### 尾語

空軍第九中隊奮戰三月，業已收獲了相當豐碩的戰果，在這整整的三個月裏，我一直跟他們生活在一道；我常獨自思想着，這些日子來我得以榮幸的服務於空軍部隊，在我自己二十幾年多變的生活中，該是一宗愉快而又激動的片斷。我會兩次隨他們的飛機出征，看過這批勇士們在天空的戰鬥，每次出發轟炸，我必定親自為他們送行，等到空征歸來，我總是佇立在停機線上，迎接他們勝利的返航，而他們也照例投我以燦笑的面容，還妮妮地為我述說各自的戰果。

B-24式機本身性能上的優越，空中和地面設備

的完善，以及戰鬥人員精良的技術，和熾旺的士氣，構成了這些勝利的主因。

第一：P-51式機火力旺盛，速度又大，遭遇敵機時，他足有力敵對抗，或者擊落開來。出發的戰士們毫不顧慮遭遇敵機時的「難局」，反之他們却到處尋覓敵機，好在天空中較量一下短長，創造轟炸機擊落敵機的紀錄。一次傅振伯隊長率機出擊，起飛不久之後，基地電台傳去情報，南丹附近發現敵戰鬥機羣，傅是參加過空戰大場面的，立即加大油門，追趕上去，準備廝殺一番，但機會不湊巧，等到他們到達南丹時，敵機早已逃去得無影無蹤了！

第二：由於無線電設備的完善，更加保證了編隊、航行的安全，在許多次的出擊中，由於天空中雲霧關係，總是在一種盲目或半盲目的狀態中飛行，憑着無線電波的相互聯絡，和使用無線電定向航行降落，曾未發生過任何意外。

第三：所有戰鬥人員，無論是飛航，轟炸，通訊，射擊任何一方面，在他們各自特有的技術上，都已磨練得十分純熟，以致在戰鬥中，得以適當的處理各種緊急事故的發生；就是地面機械人員，也憑着他們豐富的知識和經驗，把飛機保養得很好，在我的記憶中，就從未有過飛機在天空中發生航行故障的事例。

第四：我應該特別提醒讀者們的，是這隊裏一般士氣的超人的旺盛，和出擊次數的頻繁。每次出擊之前，機械人員照例的忙着加油掛彈，有時甚至需要工作到夜半時分，一連多少天得不到休息，但大家並無怨言；反之，他們看着自己所護養的飛機

的任務次數作跳躍式的增加時（那是在飛機上漆繪着紅色小炸彈來表明的，每彈代表一次。）內心中倒是充滿着無限的喜悅。

每天清晨，營房外面的野地裏，照例聚集着成羣的空勤戰士，在議論着當天的天氣變化，情報室裏也不時擠滿了人羣，在等候出擊名單的公佈，要是輪不到自己出發時，他們會立時表現出十分難過的样子，或逕自去負責人那裏哭嚷着要求，難爲了負責人，把各人的任務次數，分配得十分均勻，十分妥貼。一次傅振伯隊長對我說：

「我寧可每天出發作戰，但不願有一次讓我分配部屬的作戰任務。」

電話在呼喚，汽車在奔馳，飛機馬達聲在怒吼，一天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生存在這緊張熱烈的空氣裏，每個人祇覺得興奮，沒有困倦，沒有疲乏，更不會有過單調乏味的感覺。

不幸的是，由於少數出擊者的過分勇敢，以致遭受敵人暗算，三位出色的戰士，在敵陣內光榮殉國了，這不能不認爲是一樁十分遺憾的事。

講到出擊次數的頻繁，我可以告訴讀者們一個概略的數字，這個P-51式機的中轟炸中隊，在三個月內，出動了兩百架飛機，投彈在三百噸以上。這隊裏的空勤人員，在三個月內，大半都已有十五次以上的任務紀錄；許多在隊裏工作歷史較久的人都說：

「像我這樣多的出擊次數，在過去正不需要幾年的時光纔能作够呢！」

本文草稿至此，欣聞敵人已向盟國請降，「八一四」論功行賞的空軍節日又已屆臨，我在歡騰慶

祝聲中，親見第二大隊大多數的戰鬥人員，每人胸前都佩上多顆金碧輝煌的金質勳章了。

這裏，我還要特別向大家指出，空軍近幾月來在湘桂上空的積極行動，促成了攻克南寧桂柳以及全縣諸役的成功，阻絕了敵人自誇的「大陸交通線」，那確是最後逼使中國戰場上的敵軍屈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最後，我祝福第二大隊在未來建國途中，有更光耀的成績表現！

三十四年十二月



出擊任務次數最多之飛行員黃良和，戴欽忠，汪芳典三君對美播講。

# 第一 次隨機出征

陳榕甫

我居然得到一個機會，和這些勇毅的飛行人員們，在同一架機上，作共生死的六小時的長征，親眼看到他們所做的一切。

翅膀的朋友們比我更急，他們渴望戰鬥，已經有着不少時日了！

十八日清晨，我剛從熟睡中被起床號聲驚醒過來，睜眼看那由窗戶外面，射進來的太陽光線，我立刻想到像這樣的好的天氣，B-26機羣一定會要出動的。雖然昨夜爲了趕寫一篇東西，入睡時間比較遲，但由於在參與戰鬥前所感到的一種特殊的興奮，遮蓋住了困頓和疲勞，終於我跳下床來，在盥洗完畢之後，隨着大家走進食堂。

飯後，出擊人員的名單被宣佈了，我們集合在一間滿掛着軍用地圖的屋子裏，一幅由許多四吋見方的照片連綴而成的桂林空中縮影圖，上面用紅色鉛筆標示出今天所要轟炸的目標，那是現今的敵軍司令部——以前×國駐桂的領事館，許多久住桂林的人，都還能很清楚的記憶到的。

接着，由萬大隊長講解今天的出擊任務，每個出擊人員，都按照他所指示的目標，在各自的地圖上畫上一條由出發基地到目標地點的航線，并記上每一階段的航程距離和角度，今天的航線是先由基地飛航獨山，再繼續飛赴桂林目標。返航時由桂林直返基地，如果飛機發生故障或油量不夠的話，可以飛到芷江獨山等機場降落。一起出動六架飛機，由萬大隊長親自率領，隊形分爲一二兩個分隊，各自編成一個品字形，飛行員的姓名是：

第一分隊 萬承烈 岑樹珊 黃文亮

第二分隊 張 彪 原孝和 于岱東

之後，全體出擊人員各自檢拾起飛行裝具，湧上卡車；陳培基主任還特地趕來爲我送行。當卡車開抵停機地，傅振伯隊長迎面走來：

「你願意跟那架飛機出去？」傅問。  
「隨便那架都可以，祇要沒有妨礙的話。」  
「那你跟岑副隊長的一架好了。你應帶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祇差保險傘沒有了。」  
「飛機上有的。」  
我從飛機上取下保險傘來，那是一個胸傘，傅振伯隊長爲我背上傘帶，並把我的一份航空食糧放上飛機之後，領隊機已先開車了。我檢點一下我攜帶的東西——航行地圖照相機筆記本，提着傘包，由前段的入口爬上飛機。螺旋槳葉子立刻開始轉動起來，當飛機滑行之時，我揮着手向立在兩旁的人們告別。

我一走進駕駛艙裏，岑樹珊副隊長（正駕駛）和汪芳典君（副駕駛），都掉過頭來笑着和我打招呼，并指着地圖告訴我今天航線的大概。這裏沒有我的正式座位，領航（兼轟炸）員唐紹晉君把我讓坐在上槍塔右子彈箱旁邊的一張皮椅子上面。他們幾個人各有一個寬適的座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各方面的情形，但是我坐下來，便祇能看前面和左上方一部份的空域，地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飛機滑到跑道的盡頭以後，我便想爬進轟炸艙裏去，看看起飛和編隊的情形，但唐立刻阻止我：「等到飛機起飛以後，我這位子就可讓給你來坐了。」唐說，他是坐在副駕駛後面的座位上的。飛機在九時三十分離地起飛，接着編隊好了，領隊機出現在我們的左前方，由我們的飛機（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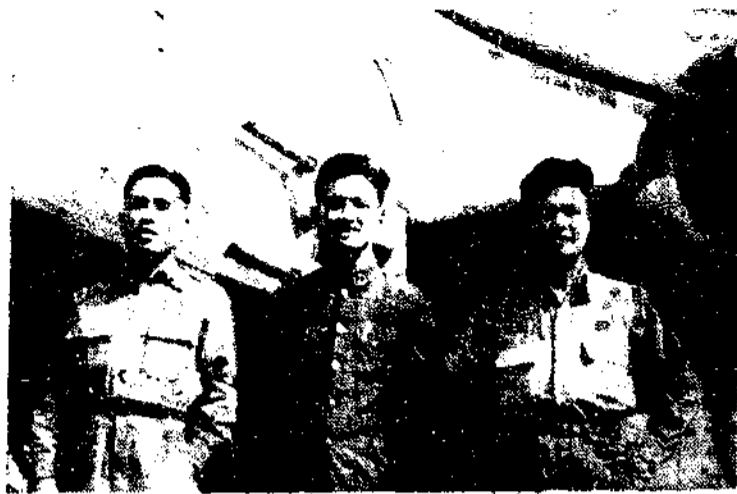
在我來到滇東空軍第二大隊基地的第二天，便請求隨機出擊，隊裏的負責人立時允諾我了。

四月十七日，基地上一切都已準備妥當，我也和領隊人商量好，可是到了機場，臨時又因天氣變壞而停留了下來。我心裏很焦急，可是這羣長着



號飛機)上望出去，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那架機上的人和動作。我繼續用目光搜尋着黃文亮君所駕駛的第三號飛機，果然她也出現在領隊機的左後方了，不過離我們這架機，始終保持着較遠的距離，對於機上的人們，我看的並不太清楚。

不久進入山地，下面是一塊荒涼貧瘠的半原始地區，偶爾看到幾條人跡踏成的羊腸小道，和幾塊略經開墾過的梯形的田畝，但這些都覺得平淡乏味。山地上空氣流很壞，我們的飛機，常是被上昇氣流突然掀得高高的，然後又急遽的降落下去，有時真像是馬上就要墜落到地的樣子。好似在海濤中行船，忽浮忽沉的，倒覺非常好玩，尤其從玻璃上向外看其他的機子，昇下降特別明顯。



本月記者陳南君(中)於十月十日  
八日隨機出征與敵部部長合影

坐在副駕駛後面的唐航炸員，這時一面展開他的航行地圖，看地面的山脈，河流，道路，與圖上相對照；一面時時從儀器裏向下望，藉此測出偏流數字，計算風速，校正航線有無錯誤。做這些工作不久，他便爬進轟炸機裏去，遺下來的座位，由我頂補着。

一坐進駕駛艙裏的正式座位，身體上便覺得舒適得多，視界也較前遼闊了。

飛行的時候，飛行員用手操縱着駕駛盤，目光不停的注視着左前方領隊機的位置，緊跟着她忽上忽下或快或慢的前進。看到這份情景，使我連想到幾件事情：第一，空中工作辛勞而緊張，戰鬥中各種可能發生的險惡的遭遇還不說，就是一次普通的四小時以上的長途編隊飛行，就會把你弄得眼睛紅腫手足麻木起來，所以空勤人員需要體格健全，更需要平時營養良好。第二，在一架飛機的同乘人員中，飛行員的地位是太重要了，同機人員的生命和一切，全都寄托在他身上，假若飛行員的技術上有缺憾，便隨時有發生致命危險的可能。同樣領隊機上面的飛行員，地位更為重要，領隊機若是處置錯誤的話，不僅給自己惡運，同時也會給全編隊一個不幸；空軍和陸軍情形不同，越是地位高的人，越是在最前面領隊工作，就因為他的經驗豐富，技術嫺熟。

我癡呆地注視着坐在前艙裏的兩位飛行員，生長在中國最南邊的省份却說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的岑樹珊副隊長，他有着一種爽朗的性格，活潑熱情，閒時愛哼幾句平調，說起話來，老是那樣大聲響亮的。我們相交的時間很短，但却談的很投機，在

×地時，我會答應過跟他的飛機一道出發，昨天他剛從×地飛回來，照理該輪到他休息，但他堅持着要參加今天的任務，因此我纔得到機會，與他在一架機上作共生死的六小時的長征。汪芳典君，喜沉靜，不大多講話，從美國學飛回來以後，就派來隊上工作，英語程度很好，在美國時，曾經享有飛行學科冠軍的榮譽；到隊以後，仍然好學用功，我每天早上起身，站在住室門外，總可以看到他獨個兒在拿着書本孜孜不倦的研讀，他一向是我所敬愛的一位。

我正陷入沉思中，岑副隊長突然掉過頭來，在我的左背上輕輕的拍了一下，並指着地圖上面貴州省境內一個小縣名，叫我向下看，但沒等到我起身去看時，縣城已經從飛機肚子下面滑了過去，我看到的依然是一片荒蕪的童山。

氣流漸漸的穩定下去，品字形的隊形，始終保持得很整齊的；仰望空中，蔚藍色的青天渺無邊際，機身上的青天白日徽誌，在陽光照射下浮動閃爍。計算時間，應該到達獨山了，唐航炸員從轟炸艙裏爬了出來，手裏依舊拿着地圖，和岑副隊長咬着耳朵講了幾句話；我寫了一張紙條遞給唐：

「獨山到了沒有？」  
他順手在他的地圖上面指着獨山附近一個小地名給我，我意會到距離獨山已經不很遠了。

我倚着玻璃窗向下望，前面發現有公路，再看有鐵路，再看獨山城正出現在我們航線的×方。我想起這是五個月前曾經一度被敵人佔去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無辜慘痛的悲劇，在這裏連續上演過；如

今呢？大軍雲集，將是未來反攻湘桂的立足點。

過了獨山，開始進入警戒線，射手侯華傑君不斷的移動着上槍塔，在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搜索，我看其他機子上的尾槍塔，也在上下左右的轉動。我們已經飛臨敵我兩軍交鋒的最前線陣地的上空，這裏存在着一條無形的鴻溝，分割了強暴侵略與正義自衛的兩條互相對峙的陣線，我以曾經親身參加隨軍前線作戰的經驗，盡力的想從事實上找尋一些戰爭的痕跡來，可是地面上靜悄悄的，甚麼也不會看到，我懷疑這就是前線！

通過前線，便進入敵人佔領區裏了，我們飛機的高度，始終保持在八千呎左右。向下俯望，同樣顏色的土地，同樣形式的村莊，生活在這裏的人民，同樣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善良的同胞，請問敵人憑着甚麼能夠控制這麼廣大的佔領區域呢？

通過柳江時，岑副隊長又在地圖上指示給我，一路上我們看厭了泥黃色的濁流，一望見柳江裏的澄碧江水時，心情上頓起一種恬靜之感。我用筆問唐：

「離桂林多遠？」

「還有十五分鐘就到了。」唐答

我開始有些緊張起來，但仍然很鎮靜，爲了防備萬一，我把傘帶上的胸扣扣好，傘包攜在我的身邊，一出事時，即刻拿來掛上。

不久，我們已來到桂林上空，天氣不湊巧，白茫茫的一片雲海，遮蓋住全桂林市的真面目。我們來回的兜了幾個圈子，希望在雲層裏面，找出幾塊空隙來，然後俯衝下去，搜尋一些有利的目標，但由於雲層太密，我們足足盤旋了半個鐘頭，依然毫無結果。我們等待敵人的地面炮火來給我們指示目標，但狡猾的敵人，畢竟不敢上當，當我想到我們大敵飛機面臨敵人佔領區內如此重要的一個大都市，而敵人竟表現不出來絲毫抵抗能力時，我不禁爲日本軍閥們的前途嘆息。

我們不願像敵人一樣，把炸彈盲目的投在毫無軍事意義的地區上，給人家以詭譎的口實，同時爲了油量關係，也不便無止境的盤旋下去，我們決心改向西南飛去，轟炸柳州。西南行，雲層比較稀薄，柳州城蟠伏在馬蹄形的河套裏面，看去非常清楚，天空裏沒有敵機發現，機場上也不見有敵機停留，我想大概敵人又不會有戰機來攻擊我們的了。

我們從柳州×面進入，看高度表正指着×千呎，我集中精力注視着領隊機和其他僚機，隊形仍編的很緊湊，突然領隊機肚子下面的彈倉門，已經開着，我們的飛機和其他僚機，也都跟着打開彈倉門，每架機上各裝有二十四枚重一百磅的炸彈，依着掛彈的排列次序，緊接着墜了下去，所有的炸彈，都送往城南敵軍營房和倉庫上下落，隨着炸彈往下落，在炸彈剛接觸到地面時爆發了，地面上冒起了濃煙，頃刻瀰成一片火海。

投彈過後，我仍不斷的注視着領隊機，地面高射炮放出來一朵朵的黑煙，密密的圍繞在他的前後左右，飛機震動得格外厲害，我真有點替他擔心；但等我回過頭來看自己的飛機時，情形也是如此，飛機突然強烈的震動了好幾下，我知道這是肚子下面有高射炮彈在爆發的緣故。

大家都很鎮定，沒有一個人顯出驚慌的樣子。再看外面，領隊機已經飛離了目標區，開膛的

肚子又合上，我們開始走向回航的途中了。

## 二二

緊張的一幕過去了，從玻璃窗外望，仍是六架飛機的完整編隊，我欣喜敵人強烈的高射炮火，並不會帶給我任何的損害。轟炸效果很好，每個人都露出一些高興的神色。唐航炸員在他的記事紙上寫着「零點十四分柳州投彈命中敵軍營房倉庫」十幾個字，並掉轉頭來向我笑了一笑。

我隨着唐走進轟炸機裏，坐在他後面的一個小器材箱上浴着陽光，同時我仔細地審視這機裏的一切。一具諾登式的投彈瞄準器，正置放在唐的身邊，這種瞄準器，一向認爲是美國寶，三年前杜立特將軍率領十六架B-25式轟炸機東京時，會特別命令把他取掉，理由是「總有幾隻飛機會落入敵人手中的一，恐怕因此洩露秘密，可是今天我却有機會踏上這架裝有美國國寶而由中國飛行員駕駛的B-25機隨隊長征，親眼看到這羣勇敢的朋友們所做的一切，我是感到萬分的驕傲和欣幸了。

想到杜立特轟炸東京的事，不由得記起了「四月十八日」這個可紀念的日子；今天不正是四月十八，美機首次襲東京的三週年紀念日嗎？事情竟會這樣湊巧，我竟在無意中揀選了這樣一個不平凡的日子，跟隨着和當日同樣的飛機，向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出擊。

我顯得有些興奮，但也困倦，看時間已是午後一點了，按照地面生活規律，早該是吃午飯時候，我爬出轟炸機，汪芳典君順手遞給我一包航空食糧，自己就開始吃起來。

之後，我解下保險傘帶來，蜷伏着身子，像一輛火車通過隧道似的，我從炸彈倉上面的一條尺許見方的縱長而黢黑的洞孔裏，試着爬行到後艙裏去。我順便推開炸彈倉上面那張活動的小圓門，瞥見那原來裝得滿滿實實的炸彈倉裏，現在除了排列整齊的彈鈎和一些金屬的保險絲之外，已是一無所有了。我立時連想到這六機編隊戰彈九噸所發生的威力和敵人受到的破壞，該是怎樣巨大！

到了後艙，李洪慶通信員笑臉迎着我，他身體今天不大舒服，面色現得不大好看，顯然他受不了飛機在惡劣氣流中的激烈震盪。我從口糧盒裏取出些口香糖，遞給他，依據我的經驗，這是頗能鎮抑住吐瀉的不快的。

計算時間，已越過警戒線，我再續到尾槍塔裏，招呼着那肥胖而富有經驗的許大鈞射手，我拉他共坐在通信艙裏，愉快的抽着煙，和指看一些

地面上的景物。

突然，編隊裏的一架B29機加大速度，越過長機直衝向前面去，我在無線電聽話器裏，聽到那機上的叫喊：

「我們的油量不多了，我們得趕上前去，準備緊急着陸。」

我所搭乘的這架機上，油量也不多了，如果航程稍有迂迴，準會要降落在場外的。這時，我身上的保險傘帶已經解下，傘包還留在前艙裏，要是真有甚麼意外，或者飛行員發出緊急跳傘的命令時，我想那真是糟了。但當時我並沒有知道這些。

幸而基地在望，全機安然着陸。傅振伯隊長，陳培基主任，都在機場上候着我們；下了飛機，我和他們熱烈的握着手，慶祝我們今天平安而圓滿的達成了任務。

## 閃光彈

### 晚間炸敵利器

·美克萊姆中校發現·

五十萬支燭光的攝影閃光彈，本來是專供夜間高空攝影用的，由於美國海軍陸戰隊飛機駕駛員傑克·克萊姆中校的偶然發現，可能成爲一種戰爭的利器。克萊姆中校在他連續夜間轟炸日本

船舶七十四次的經驗中，發現這種閃光彈的強烈

光線使敵人的高射砲手好幾分鐘睜不開眼睛。海軍陸戰隊的飛行員們都感到這種閃光彈爆炸以後，敵船的砲火便失去效能，於是他們從容投彈後，敵船而返。據研究所得，敵人砲手在夜間常將砲孔放大，以便找尋目標，但給閃光彈的強光照耀後，至少有二十分鐘，他們將暫時失明。這種閃光彈的光雖然只亮五分之一秒，但非常強烈，五十哩（八十公里）之外都能照見。

## 飛行「電腦」

### 英空軍技術會之發明

英新聞紀事報稱：英國空軍技術委員會歐洲司令部，已發明飛行「電腦」一種，可使飛行降落時，不用操縱桿而能降落至離跑道不到一尺之高度，然後「電腦」再將操縱桿交回飛行員應用，「電腦」之大小僅若一電話機，但其指揮飛機，經緯上下，風向氣流，無不顧及。

## 飛機本身能有思想

### 且較人類思想更快

美海軍部聲明，戰後仍將積極進行海軍航空之研究工作，其中計劃包括新式飛機噴射推進方法，以及燃料等之試驗，以後火箭飛機可用於美國國防，此類飛機作戰時，將來亦能「思想」，且較人類之思想更快云。

### 美究研火箭飛機



隨隊轟炸陽朔城南的公路橋樑，他因俯衝得太低，正中敵人的暗算，迫降在敵後的水田裏，身上受着輕微的傷。他留難在敵後半月之久，終於由當地民團護送他脫險歸來。

# 脫險歸來話戰情

李伯容

## ——記飛行員鄭道滔談片——

五月間，東海大隊的C-47飛機，不斷的飛翔在桂柳線的上空，從事交通破壞工作。十五日，我剛從川西休假回到隊上，看到同伴們火熱的戰鬥情景，我不禁有些眼紅，第二天，我便得到出擊的機會，隨隊轟炸陽朔附近某一座公路橋樑，我們用的是超低空投彈的方法，這在我們隊裏是習慣了的，一向收效很好。

那天到達目標上空，天氣很好，各機單獨進入投彈，炸彈正中在橋面上，濃黑色烟霧，把整個橋身都籠罩住，一陣風來，把黑烟吹跑了，橋身深陷在泥水中，我們在機上看的很清楚。

正好在我們第四次投彈完了剛要

脫險的時候，我所駕的飛機上的左發動機，突然發生一聲巨響，我趕忙向外察看，糟了，敵人地面的機槍，正射中了我們的油管子，滑油和汽油到處外漏着。這地方四面都是山，看我們的高度表，僅祇一百呎，我急想爬高，等到越過目標附近的高峯以後，再作適當處置，也許發動機可以維持着飛行的，到芷江去降落，不是很近的嗎？

我仍然懷着希望去做我應做的一切，但我一把油門全開，左發動機便着起火來了，不行，一切無望，航炸員李保剛幫着我用滅火器把火救熄，前面的高山已像一隻惡魔似的更迎近我們了：撞山吧！被俘在敵人的陣

地裏，是沒有好罪受的。

我駕着飛機繼續向高山前進，眼看我們就要撞山了，但李急嚷着阻止我，這原不是我個人的事情，同機五人的生死安危，都全操在我個人的手裏。李指着右面的兩方水田，意思是讓我迫降下去。

飛機速度漸低，我把機頭拉起，讓尾部拖過田坎上，砰然一聲，整機便平陷在水田裏了。

我記不清我當時感覺如何？迫降雖是一件時有所聞的事情，但畢竟多兇險，在飛行人員的整個一生裏，也許難得遇見一次兩次，也許一次便會完結他的性命的，何況我們是迫降在敵人的陣地裏。

飛機墜地以後，似乎大家都已暈眩了過去，李保剛首先把我叫醒，我

祇覺得周身疼痛，兩手擦破了皮，腰上像是受了甚麼暗傷，但這時已顧不得這些，我們得趕快逃命。

好容易打開逃生門，大家跳出飛機，右面是村莊，左面是山地，我們得避開敵人的視線，爬進左山的樹林裏纔好。突然村子裏有人跑出來，口裏大聲叫喊着「跟我來」「快跟我來」，但我們那敢相信他呢！

我們在無可奈何中，祇得跟着他走進村莊裏去，爲着準備應付萬一的事變，我們把上膛的手槍藏在懷中，鄉人把我們引到他家，取出幾套便衣讓我們更換。

後座槍的趙登凡射手，還未離機，我們請求鄉人設法把他救出，同時把全機燒燬，以免被敵人擄獲了去。大家正在換着便衣，我的椅子還

沒有穿好，「日本兵來了」的喊聲，便像晴天裏的一聲霹靂，突然從屋外傳進來，一時我被驚慌得幾乎有些癱呆了，幸而一位年邁的老太婆指點着我，叫我從後山上逃跑；「快快離開這裏吧！被日本兵抓到了，是饒不了你們的活命的。」她那慈祥而又帶着顫抖的聲音，竟使我在萬分危難之中，感到無限溫情的慰藉，我終於流下淚水來了。「過去由於軍人不能盡職，纔使這些善良的老百姓們，在敵人的淫威之下，忍痛的過着地獄似的生活，今後我們應當盡力拯救他們啊！」當下我想。

鄉人引導我們爬上屋後的石山；天啊！這山竟是如此險陡，而且很少有人攀登過，怎麼也找不出一條人行道路來，大家祇得攀着樹枝，用最艱難的步伐，勉力向上爬行，越兩小時纔達山頂。

下山後我們到了另一村莊，趙壹凡射手已比我們先到，他因腳部受傷，被鄉人從飛機旁救出，用籐筐擡送到這裏來。這時，我們同機五人集合同行，連夜穿過大山深谷，好幾次通過敵人佔領區的公路，狡猾的敵人車輛，白晝懼怕我機轟炸，不敢出來見面，一到晚間，却活動得很頻繁的。好幾個鄉人告訴我，人的軍隊，白

晝躲藏在公路旁的森林裏面，在天空很不容易被發現到，公路上的橋樑被炸毀以後，敵人的工兵便搭起活動木橋或浮橋來，白晝把牠拆去，到夜晚再行覆上。

我至今纔相信廣西民團軍事訓練，是具有相當成效的，給我們領路的鄉人，似乎都有極充足的軍事智識，每次通過敵區公路線時，他們總得先派一人作爲前哨，搜索明白附近情況以後，再行跑步過去。一路上他們并會幾次向我們談及本地民團襲擊敵人交通的事實來，使我極爲驚異。

次日上午，我們到達陽朔縣自衛隊駐處，暫行休息，我們已是整整一晝夜沒有進過一點食物了，飢餓和困倦嚴重的襲擊我們，腿部浮腫，周身肌肉疼痛，再想繼續前進，已是不能的了。幸好鄉人爲我們作飯充飢，并用擔架擡送我們到縣府所在地。

縣長把我們安置在一個設備簡陋的衛生院裏，讓我們安靜的養傷，附近居民不時前來探望，爲着激烈抗敵情緒，縣長還特別籌備了一個歡迎會，給我們一個與當地民衆集體見面的機會，那天到會的人數相當多，我們被邀請講解目前的抗敵情勢和空軍作戰方法，當我們報告桂柳各線我軍反攻勝利的消息時，全體聽衆一致鼓掌

喝采，講演完畢，好幾個民衆代表自動來向我們表示敬意，有的還贈送些禮物，有的也請我寫幾個字作爲紀念；瞧着他們那份誠摯的表情，我不禁發生無限的感觸。

台下詢問的聲音漸起，那又是一片真誠心意的表達：「你們不會聽到嗎？每次你們通過上空，我們總是告訴你們敵人的所在，那躲藏在草堆裏面的敵人軍隊，那躲藏在森林裏的敵人車輛，以及那許多良好的敵軍事目標。」

「前幾天，城裏發現許多敵軍的屍首，聽說都是你們把牠炸死的。」  
「請你們轉達中央，從速派大軍反攻，并發下些槍彈給我們，以便應國軍作戰。」

「我們最需要明瞭各線戰事的勝利消息，下次你們來時，請爲我們投下些報誌來。」從無數的詢問聲中，充分顯露出陷區民衆的心情，最是急迫，他們惟一的希冀，便是把敵軍立刻驅逐出境，讓舊日和平康樂的生活早日重臨。

着老百姓們趕集的機會，在市場上搶米，被當地自衛隊解決大半；以後敵人對於自衛隊的襲擊，漸次有些懼怕起來，他們呼自衛隊爲土匪，每逢他們在民間武裝行劫的時候，祇要有人叫喊一聲「土匪來了」，他們便立刻棄物而逃。

我們決定向西北行經臨桂三江兩縣境，越湘桂邊界逕赴湘西某基地乘機返隊，縣長爲我們詳細計劃脫險路線，并派人護送我們。臨行前，我們無意中在縣長的辦公室裏，翻閱一個鄉長送上來的報告，那正是我們迫降的地方，敵人逼着當地民衆，交出三個中國飛行員來，并以洗殺全村相威脅，我陡然憶起那羣打救我們的善良的老百姓所給予我們的好處，和爲着我們所將要遭受到的苦難，我心裏難過到萬分。

我們就在這種破碎的心情和險惡的環境中起程，前行不遠，便到達了臨桂縣府所在地，縣長派當地自衛隊員一百多人，星夜護送我們，武裝通過敵佔領區內湘桂鐵路上的橋樑，以及桂江某重要渡口，當天剛放明，我們正通過另一條公路時，自衛隊員會一度與敵哨兵交火，幸而沒有受到損傷。

一路翻山越嶺，好容易纔穿過敵

區，到達臨近湘省的三江縣；熊燾這時每個人那份憔悴的面容，和長滿在身上的虱子，我們祇得相互發出幾聲無言的苦笑。大家歸心甚急，計算時間，離隊已近一月了，也許隊上的朋友們，至今還不知道我們迫降脫險的消息吧？也許他們以為我們已經戰死或者被敵人俘虜了去。幾次我們看到漆燾青天白日徽誌的飛機，在頭上低空掠過，我想一定是來找尋我們的，但我怎能把消息告訴他們呢！

真算幸運，我們又遇着一位軍人出身的縣長，他做事是那樣熱忱，毫無一些官氣，他為我們各人縫製一套新的軍服，并特別殷勤的款待我們。他所管轄的縣分，原是一個地區廣大而且十分富庶的地方，現在却被敵人佔去了大半；談起動員民衆和協助國軍反攻的準備來，他的計劃是格外周詳，而且實施起來也特別認真而徹底。感謝他的盛情，在我們留住兩天之後，他親自帶着警兵，護送我們通過大山匪區，一直越過湖南省境；一路上長途跋涉的辛勞，和幾夜不曾睡過好覺，已累得他眼睛發腫，聲音也有些嘶啞了，臨別時，他特地設宴招待我們，席間他表示急切期待着國軍的大舉反攻，好讓他盡些軍人的職責，最後他熱情奔放的大聲呼喊：「我們

將在桂林重見。」

我們終於安全的到達芷江基地，一架美軍用運輸機把我們載回隊上。

這是飛行員鄭道沿君自述降脫險的經過，他們失蹤已是一個半月之久了，不少的朋友們，都在爲着他們的

安全而憂心着；當他們脫險歸來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時，我在無數的歡騰聲中，聽到他們如上的報告。

看脫險歸來的戰士們，面容顯得格外消瘦，但精神却依然是健旺的。李保剛取出一張照片給我，一個個光頭，布鞋，老百姓衣服，手裏撐着竹

桿，活像一個難民的樣子。我幾乎不敢相信照片中人，便是當日勇敢的出擊者。

雨後天晴，基地上天候轉好，飛機又正準備出擊，他們行將繼續打擊敵人，直至他屈服爲止。

——七月廿日——

## 達雷與蝠蝠

大約六千萬年以前，蝙蝠已能用一種方法在暗中找尋其路。其方法可與新近人類的發現——雷達相比擬。雷達發出無線電波，這電波

在途中碰到任何東西後，由其回響便可偵出目的物之所在。蝙蝠能够發一斷斷續續聲音，其音調極高，非你所能聽到的。除了牠自己以外，恐亦不是其他任何動物所能聽到的。

這些高音調的呼叫佈滿於牠所要飛行的空間。當牠們觸及路上阻礙物時。不管其大如山，或細爲一根電線，警告信號立刻奔

回來，使牠改變其道路。

這沿用幾千萬年的方法，爲二個在哈佛大學研究的科學家所發現。R。加蘭彼斯博士與D。格星賓博士證明蝙蝠不是靠觀看來閃避阻礙，盲目的蝙蝠正與能觀看的飛禽同樣的飛翔自如。但假若牠們的嘴同耳朶閉塞了，牠們只得橫衝直撞了。要偵察途上的阻礙，顯然的牠們須聽些甚麼。既然牠們的口必須張開，無疑的牠們是在聽自己所發出的聲音。

科學家用精美的偵音器，發現蝙蝠於出發前便開始發出信號，其比率大約每秒鐘十次，飛到空中時，其比率增加至三十次，當有警告回響時，其比率迅速增加到每秒鐘五十次。其聲音次數之增加，顯然地可加強其回響，

告訴牠阻礙在甚麼地方。牠改變其路程，直到回響停止，然後，他安全地越過阻礙，其聲響又恢復到三十次一秒鐘。

蝙蝠有特別發出信號音的結構，好幾年來解剖學家對於蝙蝠喉頭的發展，甚覺驚異。有一科屬於非洲鐘頭形蝙蝠，其喉頭的大，幾等於全部體腔三分之一。

既然牠們有些得在夜間於叢林飛行，有些利用深入的石灰洞爲睡處，必須飛過漆黑的走廊，因此牠們必需這樣的「雷達」。

一九四一年夏「不列顛之戰」，英國便是靠着雷達的發明，得偵出來襲德機的位置，給牠們以致命的打擊。雷達的發明，還在初步階級，其發展，有待科學家的繼續研究也。

# 憶空軍破壞交通戰

師 竹

在滇東基地五月燥悶而多雨的日子裏，隊上的朋友們，正熱烈從事於廣西境內的交通破壞戰，那是桂柳戰場我軍反攻勝利的前奏序曲。

## 轟炸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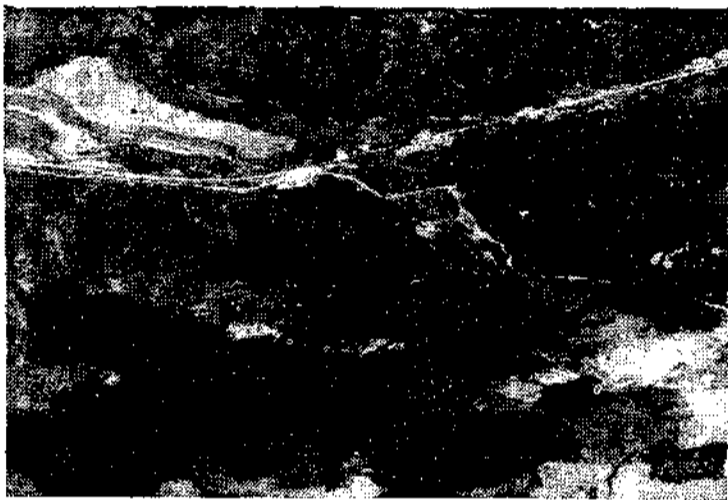
破壞交通，原是一個新鮮而且極感興趣的題目；但在那樣漫長的交通線上，如何實施阻絕工作，却是一個難題。監視敵人的車輛通行並不斷的予以打擊，自是衆多辦法中的一個；但狡猾的敵人，除去小股車輛在夜間偷行以外，白晝是不敢出來見面的；因此一般認為最奏效的方法，還是炸毀交通線上的橋樑。

柳桂間的鐵路交通，早被中美空軍破壞得不能使用，事實上敵人已無法通車，而且等到敵人把軌修復好了以後，我們的飛機就又要去轟炸牠。於是敵人改用良薑，陽朔，荔浦，桂容一線公路上運輸兵員和供應品，以防備國軍部隊的反擊，我們便決定進攻這條路線。五月三四兩日，傅振伯郭作璋岑樹珊三位隊長，在領隊完成轟炸桂林敵軍司令部的任務以後，順便沿着幾條公路線低飛偵察，把全線上重要據點和橋樑，都攝取了照片下來。

之後，基地上逐漸完成了一切出擊的準備，各類重量的炸彈，堆滿了停機地。每次出擊的炸彈種類，都是按照各地橋樑的建築材料所需要的爆炸力

而配備的。所有的B-24式機，都用盡了她全部的戰彈能力，有時還隨帶着一些七·五糧口徑的砲彈。從五月八日起直到月底爲止，B-24式機不斷的飛往廣西前線作戰，爲着保持軍事機密，這裏我不便舉出他們出擊任務的實際次數來，但我可以負責告訴讀者，在這個部隊過去所飛過的每一機種，從接收起一直到報廢期間作戰的總次數，也沒有B-24在這二十天以內的多。每天早上起來，隊上的情報

室裏，擠滿了空勤戰士，我們在等候出擊的單名公佈，要當是當天輪不到自己



桂柳間公路橋樑，被多我空軍破壞，敵軍運輸，架設臨時橋樑，以便利軍運。

出發時，立刻會顯現出一份難過的神氣來，那是「戰慾」在作祟，每個來到這隊裏的人，在戰功一面，誰也不願自甘落後的。

轟炸橋樑，也需要一種特殊的技術，這隊裏的戰鬥人員，都曾在印度受過這類專門訓練，那便是一般人習知的超低空跳躍投彈 (Skip Bomb)。這種轟炸的方法十分準確，直接命中目標時，當然不成問題；即使沒有達到目標，也可以利用炸彈的跳力接近目標，然後予以毀滅。所有超低空轟炸時所用的炸彈，多半是裝有延期信管的，爲的恐怕高度過低，炸彈爆發後的破片，會傷損到飛機的本身。

戰鬥畢竟是凶險的，應用超低空投彈的方法，固然獲得了良好戰果，但所冒的凶險也就特別多。桂境多山，河水迂繞在山谷中，飛機沿着河流低飛偵察，兩翼就隨時有撞山的危險。一次某機轟炸陽朔南公路橋次，駕駛員在低空進入投彈以後，正集中精力注視着目標的毀滅形態，突然發覺機身前面爲山所阻，在急迫中，他用最遲促的動作，趕忙把飛機拉升起來，坐在後艙裏的李洪廣通信員，不及防備，致把面部撞擊在機鎗上，鼻部受着輕微的破傷。事後回想起來，每不免爲之咋舌；假若當時駕駛員的動作偶一遲延，全機人員的生命便都難保了。起初敵人是全沒有甚麼防空防備的，在我們機



軍每次來往途中，天空中老是那樣靜寂，沒有過驅逐機來攔擊，即便通過敵人佔領區內像桂林柳州那樣的大都市，也不見有地面高射砲火打上來。事後由於我們出擊次數的頻繁，漸漸的敵人也增加了牠的防衛力量，幾處橋樑附近的山巔上，都安置得有敵軍的機槍陣地。一次郭作璋隊長領機轟炸陽朔附近公路橋樑，就會被地面機槍射中過十多顆子彈，隨去的被子，有兩架被擊重傷，一架跳傘，一架迫降。

經過了全隊人員二十多天的努力，所有桂柳公路上大小橋樑，都被我們炸毀無遺，其中比較最重要的，可算陽朔，荔浦，鐘容，大汾塘，馬嶺幾處，五月十日正當國軍反攻南寧的前夕，並曾一度大規模出擊實陽附近的公路橋樑和交通設備，那是南寧到柳州中間的重要據點。而且，我們的機羣不僅轟炸橋樑，連公路線上各地的倉庫堆棧，也在攻擊之列。自然，這些對於以後桂境我各路大軍的反攻，是一個有力的制勝因素，因為敵軍的交通行動，是確實被我們空軍所阻絕住了！

### 隨機觀戰

我已經有過一次隨機轟炸的經驗，那次是中空投彈，雖然遭遇過地面砲火的猛烈射擊，但仍然有些覺得不夠味道。聽低空出擊歸來的朋友們，述說各自的戰果，不免又引起了我的第二次隨機出征的念頭；他們是形容得那樣有聲有色，而且津津有味，一天，在機場上迎接傅振伯隊長出擊歸來，他一跳下飛機，和我握手之後，便說：

「今天又是低空投彈，全中目標，同時還打了一陣地靶，多麼熱鬧啊！你願意下次去看嗎？」

我即刻和他約好，等下次出發時，讓我搭上領隊機去觀戰。五月十五日一早，他通知我準備行裝，照例集合講解任務以後，飛機在九點十五分起飛了。四架飛機由岑樹珊副隊長領着，我坐的便是這架長機，副駕駛譚振飛君，航炸員徐人雋君，都是在隊上混熟了的朋友，射手侯許兩君，更是上次同機出征過的。這天轟炸目標，是鐘容×面大汾塘附近的橋樑。

在出發赴目標途中，沒有甚麼可記的，我祇把無線電聽筒掛上，聽了聽機與機之間的通話以後，便把帶在身邊的幾張報紙，展開起來。×點鐘後，我們已看到碧綠的柳江江水，我忙着爬進轟炸艙，給蟻伏在河套裏的柳州城，拍了兩張空中照相。之後，我們沿河飛，由轟炸艙裏的明角玻璃上望出去，視線非常遼闊，天是淺藍色的，幾乎全



大汾塘橋樑受嚴重破壞，橋樑全部傾塌

沒有雲彩；向下望地面，略為顯得有些迷濛，能見度不算好。

一路上，河兩岸看到有木船停泊着，通公路處更多些，也許敵人在交通橋樑被我們破壞以後，便徵集民船，作為架設浮橋之用。

當我們沿着由柳州到鐘容的河道上偵察時，發現有兩條正在行駛中的汽船，船身約莫百來尺長，外表裝得很好，船頂上鋪滿着用葦茅織成的蓆子，煙突在吐出濃黑色的煙霧，這是一個良好的攻擊目標，船裏面也許是裝着敵人增援前線的兵員和軍需物資呢！

我和徐人雋航炸員正踞坐在轟炸艙裏，觀看四面的景色，突然我們的飛機降低了高度，整編隊散開成爲梯形，一架跟着一架向着汽船俯衝過去，我知道攻擊開始了，機槍聲大作，鎗彈射在船板上，發着數道閃亮的紅光。徐人雋順手把艙裏的一挺活動機鎗遞給我，子彈上好了膛，我一扣扳機，鎗彈向外連續不斷的飛躍着。我心裏高興，我算是第一次嘗到了空中親手擊敵的滋味——今天我不僅是隨機觀戰，而且是充當了一名實際參戰的射擊手，雖然我的手有些發抖，更不會瞄準正確。

我掉頭看後面的幾架飛機，攻擊的比我們更加熱鬧，汽船上的煙突停止了噴氣，船身被打得像兩具難人樣的輪在河中動彈不得，但總還算牠幸運，我們爲着急於要趕赴目標區域，不會把牠的軀殼，打沉江底。

沿河前進，不久我們便到了大汾塘目標區，鐵路公路，像兩條平行線無盡頭的伸展

着；一道彎曲的河水，攔腰把他截斷，兩座橋樑便橫架在這河水的上面。右面的一座鐵橋，正是我們今天所要破壞的目標了。

我們這架飛機，第一次俯衝進入轟炸航線，高度低得驚人；我由最前面的明角玻璃向下望，距地僅三四十尺，地面的一切全看的很清楚，橋面狹窄而長；離水面很高，橋基由水泥凝結着石塊構成，可算非常結實，我取出照相機拍了好幾張照片，事後全印的很清楚，正像是在地面上所攝的風景照片一樣。

飛機第二次進入轟炸航線，投下了今天帶來的第一枚重一千磅的炸彈，炸彈落在橋基附近，碧綠的河水，立刻被染成爲重濁的泥黃顏色，烟火把整個的橋面包圍住。接着我們的機子再做第三次第四次俯衝動作，每次投彈一枚，看其他幾架飛機，也是如此動作。起初橋面顯出了一條一條明顯的裂痕，等到我們在回航前再去憑弔我們自己所親手造成的破壞狀況時，中間的一段橋面，已是深深的陷落在泥水裏了。

回想起來，每一次俯衝動作，都是十分凶險的。高度是格外的低，連坐在飛機上都聽得到炸彈爆發的濃重烟火氣味，要不是每次拉升得快，飛機祇要撞着一株樹梢，一座房頂，甚至撞着一根電線，都可能墜落下去的。而且，敵人如果在橋樑附近的村落裏，埋藏得有軍隊，準可以用密集的機鎗甚至步鎗，很不費事的把我們射落了下來。

在歸途中，當時我並不會想到這些，仍然坐在轟炸機裏看着那溫暖的陽光，吸着口糧包裏面的美國香烟，然後睡了一會，便輕輕鬆鬆的回到了基地！

# 旅美來鴻

大科

空軍第二大隊第六、十一、三十等三個中隊於今年春初由譚德鑫少校率領赴美受訓，迭接來信，報導旅途生活及訓練情況甚詳，頗具公開價值；爰經商得受信人同意撮要發表如次：

編者

××兄：

僅是一天光陰，我們已相距千萬里了，「我們的天地多麼寬闊，我們的生活多麼自由，山嶺上跨過，雲端裏遨遊……」，我們就在這樣的歌聲中到了印度了。昨天上午由盟軍基地乘運輸機飛第二站，下午換機飛印度，是在夜間航行，超越過喜馬拉雅山，高空在二萬英尺以上，沒有帶氧氣，生理各部十分難過，降落地面後，個個都很萎靡，而且整整二十四小時在勞碌忙亂中。是夜駐本軍駐印招待所，帳篷生活，十足軍中滋味。

印度的天氣日間仍是很熱，着一件襯衫便可以，並且洗冷水浴，同是一個緯度，而有另一個世界，想起前天在隊部烤火，真有點好笑。印度的風光，我們還沒有全部觀賞，初見的印

象，祇是感到人民的生活，和我們是兩樣的；等將來看過究竟以後，再詳細告你。

我們要換火車到西部去，在此還要休息二三天，請告訴朋友們，我們已安出國門了。

大科元月十三日於印度途中

××兄：

我們一行安抵美洲的消息，想你早已得到了，路上的行程，都很平安和順利；由於盟國優厚的物資與誠懇的協助，我們此行，是一個很愉快的遊覽旅行，沿途所見聞的東西，特別到達美國後，很多都是覺得新奇的，大自然的電力水力熱力，都被科學利用改變了，創造了人們的愉適生活，很細緻的東西，都是科學化機械化，我祇能形容和稱呼她是「古怪的一」。

我們進學校後，是入伍生活，非常忙碌，這裏的氣候像江南，許多事物亦像杭州，使我們回憶到，甚至精神影引到，這是算橋！同仁很多，早晚歌聲響徹雲霄，都是祖國復興的高呼！

大科三月八日於 San Antonio, Texas, U.S.A.

## 二

××兄：

剛到美國進學校時，已給你一信詳告行蹤了，此信計時已遠。上星期學堅兄等一行已到達此間，我們會談着，蘇坡橋畔的景象，跟着在腦海中回憶起來，時光雖然很快過了幾個月，但那些圍爐喝酒的烟氣，還好像在目前。

到美後的學習，時間是緊接着忙碌，雖然在日經中經歷着和感想着，許多的事情想告訴你，但總抽不出空來寫作，以致有無限的思潮，屢興屢伏在腦子裏盤根着。

這裏，告訴你一些我們的生活情形，這祇是一些片段，等這裏學校結束時，我再作詳告。

我們在這一段階段的學習，注重體格訓練，和補習一些有關的普通科學，在這一過程中，大家學習非常有趣，美國的教師們和我們的感情非常融洽，每天我們總是感着日子太短，每個人都懷着「學然後知不足」的心境去追求。你也許不相信，現在我們的體格，有着飛速的進步，每天兩小時體育，最初二星期是筋疲力乏，但現在習慣了，每一次運動接連做着，抓過十八重障礙物，翻十次橫架，跑八千米長途，打半小時籃球，或者大小左右要翻五十個筋斗。名師的指導和自強的努力，成爲一班強

有力的馬戲團。學科方面，每晚都有三角幾何的算題在練習，「科學頭腦，農夫身手」，我們現在纔深深體味到。

此外是一些星期例假的生活，利用着學習英語的機會，許多人可以找着美國小姐們的幫忙；你曾想到在這種環境裏，英語的進步是很快的，在溫江補習時的甲班同仁，現在可以出口洋言了，我這笨腦袋，在課堂聽講也有了相當的進步，其餘的你可想而知了。

國內情形，希望你能給我們寄來一些消息。

大科四月二十五日

## 四

××兄：

我到美國以後，還沒有寫過一封信給你，覺得失信了，希望原諒。因爲我很怕寫信的，拿起筆來總覺得有好幾斤重。日前從大科處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到了前方基地，工作也似乎忙一點。在美國；我們過的還痛快，兩個多月以前入伍，現在已經人強馬壯，來 Arizona 省開始飛行了！

我們在這裏受訓，和在國內完全不同，人家的飛機多，機場的設備也好，進度是很快的。每天工作是半日上課，半日飛行，一飛就飛數小時，天天如此；從前我們總希望得到空中飛一飛，現在可過足癮頭，祇怕你不敢飛罷了！教官們全是些中少尉的小孩子，也有些是我們的後期同學，在幾年前我們絕不會想到今天再來做學生的，但是爲了來學東西，學得東西回去再講。

我們雖然忙碌，不過星期六晚和星期日，我們

可出街遊玩，看看西洋的公園和女子，西洋女子是頗爲能幹的，我們的應飯教室甚至管理飛機的工作，都有她們，走起路來，步子雖短，速度却快，工作效率率同男子差不多。因此俱樂部裏常見她們來吸烟和喝酒，同男人一樣的工作和享受。我到街上，最愛看女人的帽子，甚麼樣子顏色都有，有花朵一般大小的，有祇插一枝鵝尾毛的，在中國若有這種裝飾出現的話，怕要笑死人。西洋女子也常有找中國人做朋友的，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祇有時在街上逛逛，女兵們向我敬禮，我覺得很有意思。

華僑在美國，到處都有，他們非常熱心對待祖國來的空軍，我也曾去過他們家裏好多次，吃一吃中國滋味的飯菜。華僑女子也很多，可惜他們不懂國語，也不懂粵語，談話非用英語不可。華僑在美國的地位擡高得多了，大概和我國對日抗戰以及青年空軍來此，有密切的影響。

我到美國來了三個月，一共滑過三次冰，跳過四次舞，騎過兩次馬，看過二十幾次電影，我自己覺得身體精神比從前大進步。

我這次出國，帶了一枝毛筆和一條墨，還帶了一包做糖糟的柚子，可惜毛筆無用武機會，想做糖糟也孤掌難鳴，祇好隨其自然，模樣都是洋東西。你說我們將來回國時，可從上海南京等正門而入，不錯，我也正在這樣想，日本是快完蛋的了。也許日本投降以後，我們再沒有機會出發作戰，但參加建軍工作，也就不錯。我們大約明年春纔可回國，我不相信那時日本還會繼續狂幹下去，也許我們可能飛着民航機回國來，你說是嗎？

下次再談！

六月一日於 Marana 機場

# 突擊湘桂北段

沙鷗

## 請不要小視這些雖是小規模却繼續不斷的騷擾敵後的空中行動，他們的活躍，最令敵人感到頭痛。

看廣西境內我軍反攻的勝利進展，正證明了前些日子空軍所發動的交通破壞戰，是有其輝煌的價值的，就是這些P-51機羣，撕毀了敵人桂境增兵的計劃，威脅了敵人整個的軍事運輸，使敵人無法防守任何一個據點，而被迫作無聲的撤退。

鐵路是從未通行過車輛的，一路上到處鐵軌都生着紅色的銹，偏偏幾條可用的公路上，又隨時冒着炸彈的火光，桂柳間公路線上的大小橋樑，已被我們毀壞了十之八九，好幾次P-51機羣沿着各公路線低飛巡視，爲的要實際看看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破壞效果究竟如何？事實很令他們滿意，在那樣漫長的公路線上，竟看不見有任何車輛行動，也看不見有任何車輛走過的轍跡。

「真倒霉，我們沿着公路搜索了一個多鐘頭，連雞公車也看不到一輛，不然我們也好打地靶過癮呀！」

出擊歸來的飛行員如此氣憤的說。

真想不到，我們對敵人的交通破壞，竟會做得如此徹底，而脫離了交通運輸以後所表現的敵軍力量，又竟是如此貧弱可憐。

### 轟炸全縣

在反攻我軍的壓制下，敵人正從桂柳準備撤退，這時空軍第二大隊的轟炸箭頭，迅速的轉向湘桂線的北段，他們決心要阻絕那敵人惟一的一條退路。

湘桂北段的情形，也和南段差不多，鐵路上沒有車輛通行，敵人所憑恃的主要交通線，正是由桂林通全縣轉入湘境的一條公路，全縣便是牠的中心據點了！

在全縣，公路大致和鐵路平行，城的西面有着好幾座橋樑，鐵路用的，公路用的，其中以公路橋最是堅實粗大，破壞了牠，準會阻斷若干後

撤敵人的歸路的！

六月×日清晨，天氣漸次好轉，隊裏出擊人員的名單，早已排定；這些日子來，廣西境內我軍正打得熱鬧，但基地上却又連續陰雨了好幾天，每個人的心胸都像是發了霉，一看見太陽，就又像枯萎了的花草突然得了雨露的滋潤一樣，大家都期望着儘先得到出擊的機會，情報室裏擠滿了人羣。

「敵人不是正在向後撤退嗎？今天準可以我到些新鮮的目標的。」  
「自然，我們決不輕易放過敵人的一車一船。」

在人羣裏響起了談論的聲音。  
一切預備工作都已作好，聽氣象報告沿途雲陣雨不適飛行，但目標區天氣良好；傅振伯隊長決心冒惡劣氣候出擊。

傅原是富有飛行經驗的，昨天晚上，還和我談到他過去作戰的經歷，

遠在中國空軍還較敵人處於劣勢的時候，他就幾次參加過極爲凶險的戰鬥，第一次湘北會戰，他駕機轟炸敵陣，爲敵射傷，在廣西灌陽境內安全迫降，第三次湘北會戰，他隨着編隊機羣在長沙上空遭遇敵機截擊受傷，在兩年前鄂西和湘西北會戰中，他又曾幾次單機達成任務，就在這次由印接收P-51返國途中，因發動機發生嚴重故障，還曾冒險飛越野人山，安全降落於密支那機場上，在這隊裏，他一向是以飛行沉着和處置適宜見稱於人的。

飛機在將近正午的時候滑走，我等在停機線上爲他們送行，我撫摩着每一架即將起飛出擊的飛機，雖然我今天因爲身體上欠舒適，未能隨機同去觀戰，但我衷心希望，凡是我所撫摩過的每一架飛機，都能圓滿達成任務，安全返航。

一路上天氣果然不好，飛機繞着雲塊行進，好容易纔跨入廣西境內，直向全縣進發，全縣是桂省東北的第一個大城市，過去市面相當繁榮，許多到過此地的人，對牠還有很清新的記憶，但這時從空中望去，似乎面貌全非，城中一片焦黑；許是敵人曾經放火焚燒過的。

賈隣轟炸長熟巧的領着機羣，到



連目標上空，連珠似的高射砲火，從目標發射過來，機羣幾次冒險進入火網投彈，砲火爆發後引起的濃黑烟霧，圍繞在每機的近邊，高度正和飛機本身一樣。

「我們從沒有遇過像今天這樣強烈的砲火，敵人瞄的更準確，好幾次砲正打在我飛機正前面不多遠，假使我再遲發半秒鐘的話，我的這架飛機，準要下去給敵人當禮品的了！」李鳳鳴上尉有着一種爽朗的性格，一向做事情不含糊，今天他可看的清楚了！

真够幸運，王玉奎駕駛機中彈多枚，左起落架和輪胎受傷損，但着陸安全。

這次冒險所得來的代價，是城西公路橋全部炸毀，橋基受嚴重損害，濃烟起處，水面上發着黃濁的光。返航歸來，大家熱中討論一個問題：

「敵軍爲甚麼集中砲火在這狹小的目標區上。」

「我們會多次轟炸敵佔領區像桂林柳州樣的巨大的都市，也沒有遇到今天這般強烈的砲火。」

「敵人要維護交通，維護這一條惟一的後撤的路，我們却必需毀壞牠。」

第二天，機隊又出動了，萬承烈大隊長和美聯絡官米勒上校同行，他們一行在全縣城南二十公里處，炸毀另一座公路橋樑之後，便沿着公路搜索目標，發現正在行駛中的敵軍用汽車十多輛，被他們用機鎗擊中焚燒了起來。

到達全縣上空時，已有美第十四航空隊P-51戰鬥機，在天空巡邏，并擔任壓制敵地面火力的發射。遠見一處高射砲火，正發出震厲的聲響，戰鬥機立刻俯衝下去，把小型殺傷彈集體投下，地面上立刻蒙上一層土黃色的濃霧，該處高射砲從此啞無言。

戰鬥機離去了，另幾處高射砲陣地，又開始發作起來，萬大隊長率機不惟不趨避凶險，還故意繞行在牠的四周。「我們要看看牠的威力究竟如何？」萬一向是個沉毅誠懇的烈性人，今天却欣喜的在戰鬥中開着這樣大的玩笑。

又掃射全縣城中的敵倉庫一座，使之着火焚燒之後，機隊安全返歸。

### 小隊出擊

根據經驗，大家感到編隊出擊，不甚合經濟便捷的原則，不如使用小隊戰術，獨自尋找目標，較易發揮個人才智，而予敵人以普遍頻繁的襲擊。

據偵察所得，在桂林以北靈川縣境的大溶江口，有着一座公路橋樑，敵軍如果由桂林向北撤退，必須經過這裏。×日，黃良和曹津生兩機，自告奮勇出擊，一路上天氣惡劣萬分，飛機完全處在一種盲目狀態的厚積雲層中飛行，他們各自把所學的盲目飛行技能盡量表現出來，飛着飛着，時間像蝸牛似的在爬，在快要到達目標上空時，纔漸漸飛出了雲海。

靈川敵人不以爲這冒着惡劣氣候而來的小隊飛機，就是來轟炸這座交通橋樑的，公路上的敵軍車輛，也料不到剛運來彈藥就發生大爆炸；的確，當機隊繞行在目標上空時，還看到這座用水泥建築的堅實的橋樑，正平直的橫躺在那寬闊的大溶江上，公路上的車輛，也安靜的成列行駛着；可是由於熊世偉航炸員和幾位射擊人員的手法，叫他們在頃刻之間，便承受了那毀滅的惡運，橋面路基被徹底破壞得無法通行車輛了，軍車十數輛同時被擊中起火爆炸。

次日，王玉奎吳延懋兩機，繼續偵炸靈川橋樑，王是一個跟邊常開着笑的花朵的黑小夥子，但斷殺起敵人來真够狠心的，這次他運用超低空投彈的方法，是連橋基也被炸得全部倒塌下去了。

大溶江口的河水很深，橋面距離水面又高，炸毀了也短期內敵人是無法修復或用其他方法以替代的。

此後，時有P-51機的小隊，在桂林全縣之間的公路上巡邏着，他們經常地攻擊敵軍敵船，和藏在村落或樹林裏的敵軍部隊，使敵人蒙受重大的損失。他們的活躍，確是最令敵人感到頭痛的事物。

請不要小視這些雖是小規模却繼續不斷的騷擾敵後交通線的空中行動，無疑的牠是桂北反攻勝利的先聲。

### 本社即將出版之 四種叢書：

1. 航空生活
2. 怎樣學飛
3. 空中搏鬥
4. 人像

# 我的丈夫——萬鈺

焦月仙



鈺的生平：

萬鈺身體魁梧，在他未入航校以前，並不太強壯，祇是身體上沒有缺點，瘦長的個子而已。由於幾年的訓練，他變得非常健康，飽滿。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是考慮得非常週到然後

萬鈺，最初是我在江蘇省立鎮江師範的同學，此後便成了朋友，愛人，最後是我的丈夫。假如說，世界上有一個人是最瞭解萬鈺的話，那末這個人應該是我了。在萬鈺生存的時期中，我常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會幾何時，萬鈺已經壯烈的犧牲了，丟下了我，於是我便墜入了痛苦的深淵，一變而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提起筆來，真有無限的辛酸，不過我仍願意理智的介紹一下萬

才決心用全部力量去做，很少有粗率的行動，所以總是成功多失敗少。他有着隨便的外表，莊重的內心，不管任何人看見他時，他老是那樣頑皮，愛開玩笑，胡吵亂鬧沒有停的時候。「炒雞蛋」是他的綽號，和他在一起是不知道有憂愁的。但是遇到重要的事，他又會集中心力莊重的去應付。在航校十一期的初級飛行中，他是第一個單飛者，我們新婚一月後，他贊同我到復旦大學讀最後一個學年，等

到我在復旦畢業後，他又樂樂的去印度接收新機，闊別十七個月後的今春重叙也沒有耽擱他返隊作戰建功立業的雄心，這一切都表現着他雖有熱烈的感情，但仍以理智作為準繩。他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可是他熱情，勇敢，坦白，儉樸，可以說是一位標準的飛行戰士；更是一位最難得的標準丈夫。認識他的人，都稱讚他恢諧，忠誠，爽直，也都說我選擇的沒有錯，這些我都十二萬分的滿足。

今年三月卅一日，他離開了成都，回到陸良隊部作戰，照常的每週給我兩封信；每次總是興高彩烈的敘述着作戰的經過。但是後來沒有信來，直到萬鈺失蹤的消息傳來，而最後是萬鈺殉職了。天啊！他離開成都只有一個半月！他在五月十六日自動要求參加轟炸廣西陽朔城南的公路橋樑，命令是「低空轟炸，（五十尺）分為四次投彈，無疑的這是艱難的任務，兩邊是高山，中間是不太寬的江，

江上是窄窄的橋，兩邊山上的機關槍，居高臨下，敵方是顯然的佔着優勢，終於在第四次投彈時，打壞了他所駕的機子。發動機着起火來，無法迫降下去，全機人員只有跳傘，可是廣西是一片山地，落於山脚山腰者生，落於山頂者死，同機六人中生死各半，萬鈺不幸，為死亡者之一，好在他死時祇有一分鐘的痛苦。

鈺是永遠的去了，不再會回到我的身邊，但是鈺的聲音，笑貌，姿勢，却永遠的深印在我腦中，我也以為鈺的任務完畢，正可休養家園。他雖然去了，他的靈魂定會永久陪伴着我，我也會鼓着勇氣繼續的生存下去，我們有一個孩子，名叫萬益，這是鈺我愛情的結晶，我抱着鈺留下的孩子，我也會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的苦痛與不幸，勝利來了，我可以回返老家——江蘇，等孩子長大一點的時候，我便可以永遠的服務社會。我該自慰，我沒有認錯人，萬鈺和我是永遠互相的愛着，空間，時間，甚至於兩個世界，都不限制我們，鈺是及早的安息了，剩下的是無限的責任落在我的身上。……九，廿五

## 徵求

1. 建設航空工業普及航空教育的理論，文長五萬字至十萬字。
  2. 以航空生活爲題材的多幕劇·小說（中篇或長篇）。
  3. 中國空軍歷史資料及照片。
  4. 以航空爲題材的大幅油畫（本社可供給資料）。
- 以上各件一經採用，報酬從豐。

## 稿約

1. 航空理論·報導·速寫·小說·翻譯·及照片漫畫等，一經刊載，文稿每千字致酬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照片每幀五百元至一千元，畫稿每幀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
2.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
3. 刊用各稿，本刊有優先集印叢書之權。
4. 請勿一稿兩投。
5. 三千字以上之文稿及照片漫畫，附足郵票者，不用時一律退還。



航空委員會周主任至柔（上圖右）王副主任叔銘（下圖前排中）蒞臨京滬視察空軍受降情形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